五禮通考

日仁12
1062
26

廿六

門口 12
號 1062
卷 26

五禮通考卷第六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雅雨山人校刊
李奈徐總督暨署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

吉禮六十九

宗廟制度

周禮天官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注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盛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天色一成曰就一疏言凡祭祀者謂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等故言凡以廣之云共黼畫者大夫以上裳皆先染絲則元衣亦須絲為之乃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組共絲者大夫以上裳皆先染絲則元衣亦須絲為之乃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組就者謂以組為冕旒之就故組就連言之云之物者謂絲之物色共之又曰云以給衣服者經云共據王而言注云給據臣而言鄭欲見尊卑皆授絲物也言衣服釋經黼畫但周之冕服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龍袞以下直言黼者據美者而言謂若詩云元袞及黼商書云袞冕黼此據祭祀謂若冕人職云王巾皆黼之類云之屬者嫌有加爭於就之等云及依者亦釋經黼此據祭祀謂若冕人職云王巾皆黼之類云之屬者嫌有加爭於梓上及綃黼丹朱之類也云采色一成曰就者謂若典瑞云五采五就并師十二就之等皆是采色一成為就也

薛氏季宣曰天子之巾曰黼諸侯曰黻卿大夫曰黼士曰韠依無韍也天子佩白玉而組綬素絲組之長馬五之則馬與佩亦用組也然祭祀之用絲者莫急于冕服黼畫則

其服也組綬則其冕也在衣而繢在裳而繡黼之於裳則繡矣此曰黼畫者周人以黼為尚耳詩曰元衮及黼書曰麻冕黼裳此典絲之所以首黼畫也天子纕旒十有二就就成也曰組就者以組為就故典絲言良工者其致美乎黼冕之意歟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注婦官染人也采五色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注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真采正善也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胡氏邦衡曰鄭謂后妃受內命婦獻繭非也據經云后妃獻繭則獻于王矣鄭又謂收外命婦酺稅案內宰職后妃率外內命婦蠶則繭稅亦內外均何必獨外命婦

仲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注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

疏此云文繡又下文別云衣服有量故鄭知此經謂祭服也經云具飭衣裳飭謂正也言備具正理衣裳云文謂畫也者以經文與繡相對祭服裳繡而衣畫故以文為畫也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者案尚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

祭義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疏參豔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

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衮冕黻珽注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史之持

薄

疏畫衣謂畫龍於衣祭服元衣纁裳詩稱元衮是元衣而畫以衮龍衮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繢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元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繢而裳繡以此知衮是畫文故云衮畫衣也衮衣以下章數鄭元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去山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元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之有旒者禮文褒嵏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上言元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元下朱湛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六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

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員後方朱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古禮鄭元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繅前後各十二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鷩冕前後九旒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元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皺韠制同而名異鄭元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韠韋為之故云皺韠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元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蔽韠之元由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皺言舜始作皺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先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韠者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他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皺為韋韠皺之與韠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元端服之韠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殊首言韠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為之凡韠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韠直色別之而已無他飾也其皺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皺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元云皺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說皺之飾也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元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有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韠之制也記傳更無蔽制皆是韠義明其制與韠同經傳作皺或作韍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皺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皺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皺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皺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為紱者天子

之笏以玉為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則書於笏荅君前則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晉志稱秦客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畫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元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為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元以為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荼謂舒懦所畏在前也圭銳其首剛于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故皆本末皆圜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者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

帶裳幅舄

注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也舄複履　疏下有鞸是紳帶知此帶為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鞸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為帶帶為佩也即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縢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縢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縢訓纏也然則行縢纏束之故名行縢邪纏束之故名邪幅舄者屨之小別鄭元周禮屨人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然則舄之與屨下有禪複為異屨是總名故云舄複謂其複下也鄭元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赤舄者冕服之舄黑舄者元端之舄其士皆著屨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元端之屨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舄餘服則屨

共王后褖衣元爲褕狄青爲闕狄赤爲鞠衣黃爲展衣白爲禒衣黑爲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爲其餘皆屬其爲之飾用對方之色赤爲黑飾是也屬之飾用此方白屬黑飾是也

衡紞紘綖（注）衡維持冠之物者紞纊之垂者紘纊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疏）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元云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爲之故追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紞必織線爲之若今之絛繩鄭元詩箋云充耳謂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紞則紞必織線爲之若今之絛繩鄭元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絛必雜色而魯語獨言元者以元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元色也紘纊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于人首也纊用兩組屬之于兩旁結之于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于兩旁垂其餘也紘纊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纊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鄭元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若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綖冠上覆者冕以朱爲幹以元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朱里延其上覆如覆版然以五采玉十有二就貫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即是綖也鄭元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通名故此注衡及綖皆以冠言之其實悉冕飾也

昭其度也（注）尊卑各有制度（疏）此上十二物者皆是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則言無次第也鄭元覲禮注云上公袞無升龍天子袞升龍有降

龍是袞有度也冕則公自袞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散則諸侯以下卿大夫止是綅有度也綅則玉藻不同長短亦異是綅有度也袞鷩冕裳四章鄭元履人注云王吉服舄有二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祭服舄有三等元舄爲上褖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是約有度也紞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紞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綅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明其尊卑各有制度

火龍黼黻（注）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疏）考工記畫繪之事云火以圜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若斧形黻爲兩已相戾傳爲說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世袞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略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于火今火先于龍知其言不以次也

昭其文也（注）以文章明貴賤

國語魯語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注）說云紞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紞所以縣瑱當耳者既織紞又加之以紘綖也冕曰紘紘纊之無綅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綅冕之上覆也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綅帶也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元衣纁裳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

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庶人社春分祭社也事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績功也辟罪也

孟子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注衣服祭服　疏衣服無以致備則不敢祭社稷宗廟）

楊氏復儀禮旁通圖冕弁門（冕弁制度等降見於儀禮用禮禮記者互有詳畧鄭注賈疏又各有得失今悉圖以見之）

冕圖（凡冕上元下纁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故取其俛而謂之冕冕同而服異曰衮冕曰鷩冕曰毳冕曰絺冕曰元冕皆因服之異而名之耳冕之制雖同而旒玉有多少等降亦不同也）

王冕

大裘而冕	衮冕	王亨先王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	
	鷩冕	王亨先王享先王饗射	
	毳冕	王祀四望山川	
	絺冕	王祭社稷五祀	
	元冕	王祭羣小祀	

爵弁（注衣玄裳冠爵弁者冠之上也繅之為飾九旒玉有十二以下諸侯以周服王朝則玄衣纁裳而已）

衮衣	衮冕	王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	
鷩衣	鷩冕	王享先王饗射	
毳衣	毳冕	王祀四望山川	
希衣	絺冕	王祭社稷五祀	
玄衣	元冕	王祭羣小祀	
爵弁	爵弁	王視朔燕群臣	

司服掌王之五冕今袞冕而上又有大裘而冕則六冕矣陳祥道曰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饗先王則袞冕祭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司農曰大裘黑羊裘服以祀天示質也合周官禮記以考之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所以襲大裘也袞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主而袞又服之本也故云袞之言即是周禮大裘以文之以扶天官冕人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則凡享上帝之祀不必服大裘貴得時之宜耳只令孟冬天子始裘先儒謂服大裘以祭地祇非也

服

旒

鄭云大裘之冕蓋十二旒以為即袞服之冕說見前

冕十二旒九旒旒十七旒旒十五旒旒十三旒旒十繅玉二玉繅玉二玉繅玉二玉繅玉二玉繅玉五采五采五采五采五采

玉笄　朱紘

玉瑱（注塞耳者）

元衣纁裳同上七章同上五章同上三章同上

璪疏曰五采每玉相去一寸就令也以一玉為一成之并師掌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王笄朱紘鄭氏謂繅不言皆有不皆者袞冕十二旒也延冕之覆在上組小鼻在武笄所貫五旒元冕三也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于延之前後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蓋上元為延下朱裏延紐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

執鎮圭搢大圭朝諸侯則執瑁圭

素帶朱裏終辟

朱韍韍同黻色

佩白玉而元組綬

赤舄舄配冕服黑絇繶純

右王之五冕祭服朝覲會同大會皆用之此外於事之重者亦用之如王養老則冕而總干耕籍則冕而秉耒是也若天子以日視朝則弁而不冕

公侯伯子男冕服

上公 袞冕	侯伯 鷩冕	子男 毳冕
繅九就 前後九旒旒九玉繅三采朱白蒼賈琉云公繅玉同文	繅七就 前後七旒旒七玉繅三采	繅五就 前後各五旒旒五玉繅三采

九章 龍山華蟲火宗彝 衣 藻粉米黼黻 裳

畫衣為繢 藻粉米黼黻 裳

刺裳為繡 宗彝粉米 衣 黼黻 裳

察覩禮注九章天子有升龍對降龍上公袞無升龍

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周以星辰日月畫於旌旗所謂二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華蟲雉也亦曰鷩毳毛也宗彝有虎蜼之飾而畫衣之章故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鷩冕虎取其義蜼取其智鄭注今案周天子九章乃鄭氏一家之說云耳可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夫袞冕九章鷩冕七章上公既自袞冕而下則上而天子當有十二章備日月星辰之象不言可知鄭說恐未可以為據也

刺衣無畫 黼黻 裳 陳六玄亦畫也

衣無文 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

者唯有一冕以冠五服

上公自衮冕而下其服五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若助祭則隨事用之如王祭羣小祀元冕則助祭者亦元冕是也若朝王則各服其服如上公衮冕者衣裨衣而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此例推其餘為裨侯伯鷩冕為上其餘為裨所之上公衮冕為上其餘為裨侯伯鷩冕為上其餘為裨所謂侯氏裨冕釋幣于禰者謂用裨冕釋幣也又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于己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端當為冕字之誤也言用元元冕非用元端也若諸侯以日視朝之重者亦用之如諸侯冕而親迎是也若諸侯以日視朝則弁而不冕

雜附

公執桓圭　侯執信圭　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

諸侯素帶終辟　不朱裏

朱韍　鄭氏釋斯干詩曰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

舄是也芾與韍同

佩山元玉而朱組綬

赤舄　詩曰赤舄几几元冕赤舄赤芾金舄用公及諸侯冕服之舄也赤舄謂之金舄鄭氏謂金舄黃朱色也諸侯之芾亦黃朱則舄用黃朱宜也

王公卿大夫及諸侯孤卿大夫冕服　此下經無正文皆先儒雜說

王之三公王之孤卿王之大夫

鷩冕　繅八就前後各八旒八玉

毳冕　繅六就前後各六旒六玉

絺冕　繅四就前後各四旒四玉

王之三公孤執皮帛大夫執鴈

蓋執信圭卿執羔

公之孤繅玉如王之大

大國之卿元冕

爵弁 賈疏曰凡冕上元下

韋弁

兵事韋弁

皮弁

弁眡朝皮弁

冠弁

旬冠弁服

弁圖 別圖以見之但弁冕服雖上下之通用而其用有不同今具其制於后

共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則是三公一命衮而衣服以九為節也其未出封則八命與侯伯同七章之服矣公與侯伯同七章之服則卿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矣觀司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自公之孤四命而服三章之絺冕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服一章之元冕則王之公卿大夫衣服各降命數一等可知 自公之衮冕至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于公之孤執皮帛大國之卿執羔一命再命之大夫執鴈

餘皆元冕與士同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三弁則冕弁同官也五冕已見前圖三弁冕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故三弁之服雖上下之通用而其用有不同今具其制於后

夫

再命之大夫 繅三就 前後各三旒 三玉

一命之大夫 繅再就 繅一就

帶 素帶辟垂

韍 再命赤韍三命赤韍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諸侯助祭朝王以緇冕元冕繡黼故赤韍

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纁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故為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為弁)周皮弁服取其俛而禮司服謂之冕其爵弁制大同惟為爵弁無旒色而無旒又前後平故不得為冕用布為之數取倍之義朝服十五升故冕十五升其冕為三十升也

陳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二人雀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于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又曰弁象古文形則其制上銳如合手然

弁皮弁采玉璂象邸玉笄(注會縫中)也貫玉為飾謂之會

王之弁會五采玉璂十二以采繅如星

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聘禮王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為敬韎色赤爵色亦赤即一物耳

案司服兵事韋弁服陳祥道云韋弁即爵弁豈軍國並用之歟

服

爵弁冕之次餘衣皆以韎韋為五升其色亦十

司服韋弁用布惟冕弁又以為白與冠同(注)以韎為韋衣韎為裳聘禮釋曰韎為衣而素謂韎布以為裳既曰韎為衣又曰韎布為衣又以素為裳辟中

特牲冠端元疏云下言元者元冠有不元端者不元端則朝服

元冠一冠一冠兩服也朝服十五升緇布衣而素裏但六入為元七入為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元故云周人元衣而養老元衣指朝服言之鄭康成釋儀禮謂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此說不然儀禮大夫筮日以朝服士筮日以元端冠禮主人朝服既冠冠者服元端雜記襲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則朝服與元端異矣

爵弁纚屨

爵弁

韠同裳色

士佩瑪玟 同上

玉藻云士韠葛帶韋帶

玉藻上練帶率下辟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皆練而皆飾以緇

士冠禮注韠蔽也爵弁纁裳故緇韠裳故緇韠緇赤黃之間色

緌

爵弁緇帶

爵弁韎韐

皮弁素積

故素韠

朝服緇布衣而素裳故亦素韠

素韠爵韠

素裳已見上文

朝服

元端

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鄭注云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纁裳元端服君大夫士皆服之而裳則不同

皮弁緇帶

朝服緇帶

元端緇帶

皮弁素韠

朝服素韠元端朱韠

玉藻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蔥天子諸侯元端朱裳故朱韠大夫元端素裳故素韠士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故爵韠

白舄配皮弁服青絇繶純

黑舄配冠弁服赤絇繶純

素積白屨

朝服白屨

元端白屨

皮弁

朝服

元端

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以爵弁爲上故用以助祭大夫爵弁而祭於已惟孤爾士冠三加爵弁服

士昏主人爵弁纁裳緇袘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大夫韋弁歸禮君及諸侯卿大夫之兵服韋弁服軍容君臣同服

以宴聽郊報以敬金縢之諸侯以日視朝天子以視朝天子以田服凡甸冠弁服

以食玉藻天子燕服為諸侯朝服又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

天子之卿服以從燕諸侯

士祭以筮日筮尸特牲筮日

司服視朝則皮弁服

鄭注云天子元冕以視朝皆

士冠禮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

君臣同服

詩曰側弁之俄

人元衣而養老注云

周禮

以燕羣臣以養老王制云

天子燕服朝服又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

諸侯孤卿大夫士之齊居

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天子卒食元端以居玉藻注云天子服元端燕居

士喪復者一人以爵弁服

又士喪陳衣有爵弁服

天子哭諸侯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紡衣

書以舞大夏

書王與大夫盡

舞大夏明堂位

朝服以食朝于內朝

朝王制注云天子玉藻云朝服以日祀

諸侯不限畿以事親內則曰子事父母端

朝服以敬養身也

以勞

立聲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諸侯以聽朔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大廟朔于內朝

諸侯之孤卿士冠禮

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

大夫服以

主人冠端元有司羣執事如主人服筮尸如求日之儀

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玉藻朝元端

內畿外視以擯相朝行道皆服之

事父母端韠紳搢笏

為小相馬士冠贊者元端

諸侯之孤卿士冠

既冠易服服元端以見卿大夫

視朝

以卜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

朝君

諸侯之臣與元端齊服也

其君日視天子以爲燕朝之服

服士以爲祭大夫士以爲服大夫士以祭服（少牢禮筮日主人朝服主人朝服迎鼎厭祭迎尸特以祭牲饋食主人朝服）爲私朝之服或以事親或以擯相或既冠則服之以見鄉大夫鄉

士冠以筮日先生凡書傳所謂委貌者（士冠筮日主人朝服尊著龜之道也）即此元端委

以迎王之勞（覲禮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

鄉先生

鄉大夫以聘

於鄰國（聘禮賓皮弁聘）

以待賓還

玉（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

以卜宅（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皮弁）

大學以釋菜（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士冠（再加皮弁）

葬（薦乘車載皮弁服小記喪服小記諸侯弔必貌也如晉侯端委以入武宮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之外是也則元端之所用爲尤多矣）

弔（喪服諸侯弔必此外又有二條元端而冕天子）

皮弁錫衰
特牲
大蜡
大蜡皮
弁素服葛
帶榛杖以
送終

郊
端而冕武
端而冕服元
端而冕三日
端而冕以奉
丹書荀子
曰端衣元
裳冕而乘
韠者志不
在于菟
葦之時
故不
菟葦
自諸侯
也以下其
則元
端而以組
纓殊色為別
尊卑之
所謂元
冠丹
朱組纓元
冠
是也天子
大夫
齊服元
齊三日
齊祭
齊祭異
同冠

爵弁重於皮弁

元端而緇布冠

士冠始加
緇布冠服
元端玉
藻云元
冠朱
組纓天
子之冠
緇布冠
繢諸侯
之冠
緇布冠
之冠
禮始
冠也
鄭氏
曰昔
始冠
禮
自諸侯下
達則諸
侯
所以異于
大夫士者
大夫
緩耳天
子始
冠不
緇布
而
以元
冠
詳見
士冠
禮

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

韋弁重於皮弁

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為敬

皮弁重於朝服

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

朝服重於元端

特牲士祭禮策日服元端及祭而朝少牢大夫祭禮策日及祭皆朝服

朱先生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之類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自祭于其廟則服元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元冕自祭于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服則服皮弁朔旦則服元冕諸侯常朝則用元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常朝亦用元端夕深衣士則元端以祭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也

燕人深衣今案所引禮服惟諸侯常朝則服元端一節可疑玉藻云諸侯朝以日視朝非用元端也元端天子燕服諸侯以為齊服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恐語錄傳寫之誤也

内司服圖

王吉服九后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頂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褖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褖以陽成于奇陰成于偶故也

褕衣	揄狄	闕狄	鞠衣	展衣	緣衣	
從王祭	從王祭	蠶則服	以禮見	燕居及		
先王則	先公則	服褕狄	則服闕	翬小祀	鞠衣鞠居	王及賓
御於王	服褕衣	客服展	服緣衣	六反鞠衣黃桑		

褕音輝即翬也翟雉曰南青質

揄音遙即搖也江淮而南青質

闕狄闕禮記謂之狄闕與狄同

服也色如鞠塵衣展張也象桑葉始生月

爾雅曰赤緣謂之褖內司服言嘗為禮之為

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絢狄制屈於韋揄而已

五色皆備成章曰揄狄當為翟詩云玭兮玭兮其之翟雉名

屈聲相近陳祥道云其形而采畫之縐丁衣以為文韋褖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陳祥道云三翟刻繒為之翬畫皆畫之於衣如王晃服

內司服鄭注褖揄二翟

色元

色青

色赤

色黃

色白

色黑

裏素沙注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為裏疲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出名于此

裳連衣裳注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

令三月言亶誠也禫聲薦鞠衣于上帝與展相近詩云告桑事

緣衣玉藻言緣衣與展衣服襲言緣衣則緣衣同名也于羔之襲税衣纁神曾子譏之曰不襲婦服蓋丈夫緣衣緣以黑婦人緣衣緣以纁

首副

副

副編次

衡

周禮追師追衡笄注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玉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統縣瑱統所以懸瑱當耳者也詩云玉之瑱也

以副配禕禮夫人副禕六珈其之翟也

人副禕立於東房是也

二翟首服副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

鞠衣展衣首服編編列髮為之其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髽也

唯王后祭服有衡若編次則無衡

笄以玉為之笄今之簪王后燕居亦纚笄總而已

易元易黃絢總純青易白絢總純赤易黑絢總純黃屨白絢總純白屨黑絢總純青屨青絢總純黑屨

複下曰為禪下曰屨禪衣元故元易配禪衣青易以下以此推之元黃青白亦黑對方為績次青赤赤白白黑黑青比方為次而冠禮黑屨青絢總純白屨緇絢總純皆比方之色特爵弁纁屨黑絢總純蓋尊祭服之屨故飾從對方之色則凡易之飾如績次屨之飾如

內命婦	外命婦

續次可也拘謂之絢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繐縫中紃純緣也后之吉服六而舄屨各三古者衣象裘色韠象裳色士冠三屨皆象其裳之色則王及后之舄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

三夫人

玉藻夫人揄狄鄭注夫人三夫人又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鄭注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二說不同

舄

公之妻

鄭注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陳祥道云王制言三公一命卷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

舄青

九嬪

自鞠衣而下

命屨黃

世婦

自展衣而下

功屨白

女御

功屨黑

二王後夫侯伯之夫人用褕衣揄狄

禮記夫人副褕立于東房明堂位言魯侯得用褕冕則哀夫人副褕可知也

舄元

男之夫人闕狄

諸侯之臣之妻其服經無明文玉藻云君命屈狄再命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注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褕當為鞠字之誤也若女君也謂子男之夫人屈狄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一命之妻禮衣士之妻緣衣又曰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

舄青

舄赤

展衣

緣衣

被錫衣侈主婦纚笄
少牢禮

袂主婦被宵衣立於
錫衣侈袂
禮注

房中
主婦贊者
一人亦被屬
錫衣侈服
宵綃此衣
屬柒以黑其

服編展衣士昏禮女乃被錫衣次純衣姆纚笄宵衣姆纚笄宵衣在其右

鄭注被錫縮本名曰讀為髮鬄宵鄭注內此周禮所司服云男子之褖衣謂次也特牲禮主婦黑則宵衣亦黑也纚笄宵衣此不纚笄者大夫妻宵衣今案注以褖為未知然

修袂者鄭纚笄宵衣姆主命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則副編之下纚

修袂者鄭氏謂外命婦祭王后得次衣則副編禮佐后祀寶容以

修衣綃衣而否尊故也亦大夫妻宵衣今案注以褖為知然

三尺二寸袪一尺二寸繡裨禮士昏女次純衣

三分修一袪者次純衣繡裨立于房注南面中衣繡裨者也

八寸袪一尺二寸修其袂耳之袂

八寸今案大夫衣則緣衣繡裨者也

益半之以益中衣純也曾子襲税衣繫袪尺一寸故三尺三分尺之一也

益半士妻之袂以益純衣繫袪三分尺之一也

首服編次少牢禮首服次為褖既為之褖謂領可知亦

首服展衣乃大夫不敢以為褖次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褖衣素紗禪衣素沙縠雜

牢禮主婦黑則宵衣亦黑也纚笄宵衣

被錫當注以少牢又云素衣朱繡為飾詩云玄袞及黼朱紱方

被錫縮衣次純衣姆纚笄宵衣姆主命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

禮主婦不敢以褖為飾釋器云黼黻丹朱中白謂之黼

禮主婦必然也

蕙田案古聖人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子
酌四代禮樂而曰服周之冕祭服之重也尚
矣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
施於五色作服傳云六者繪之於衣六者繡
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
夏后氏哻而祭殷人收而祭周人冕而祭疏
以爲皇畫鳳羽飾之哻名出於嘿嘿覆也所
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冕俯也後
高前下有俯仰之形故因名焉周禮王有六
服五冕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
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
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

女從者畢

衫元女從者謂姪娣也論語曲禮皆曰衫絺綌孟子曰被衫衣則衫元設飾也衫元者設飾以元也今案上文女純衣注云褖衣下文姆纚笄宵衣注云母亦元衣此女從者畢衫元如疏家所說褖也宵起元也皆為異色

鄭注以宵為衣此纚笄宵衣鄭注以宵為領二說牴牾

冕九旒黼小祀則元冕先鄭云大裘羔裘裘衮卷
龍衣鷩裨衣毳冕罰衣後鄭云鷩畫以雉毳畫
虎蜼希刺粉米無畫元者衣無文裘刺黼而
已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六服同冕疏云冕名
雖同其旒數則有異但冕名同耳案冕服有
六而弁師止言五冕者大裘襲裘與衮同一
冕故服六而冕五也其章數則鄭氏以爲虞
十二章周則九章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旂衮
九章衣五章裳四章也鷩七章衣三章裳四
章也毳五章衣三章裳二章也希三章衣一
章裳二章也元一章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
鄭氏周九章之說諸儒並以爲不然楊信齋
曰公之服衮冕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

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君臣同衮畧無區別
必無是理此不待旁引別證而知鄭說之非
矣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之數路十二就
常十二旂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旒冕
服之章莫不皆然劉執中曰交龍爲旂周之
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
蜼矣何獨日月爲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
林少穎曰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
則十二章備鄭以爲魯禮豈有周制九章魯
乃加以十二之理乎案據諸家說則周衮十
二章明矣差次以降則鷩當九章毳當七章
絺當五章元當三章又明矣而曾子問諸侯
禪冕覲禮侯氏禪冕先鄭以爲鷩冕後鄭以

爲自衮以下皆爲裨衣則先鄭是而後鄭非
而凡畫雉畫虎蜼之説皆不然矣其冕之制
則夏官弁師所掌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
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
紘據注疏括其説冕以板爲體廣八寸長尺
六寸延以三十升麻布染爲元朱二色冒於
板上下上元下朱紐以組爲鼻綴於冕旁武
上以貫笄者五采朱白蒼黄元也繅謂以朱
絲爲雜文之繩綴於延之前後以貫玉者各
十二條也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
相并也五采玉十有二謂琢五采玉爲珠貫
之于繅每繅皆玉十有二也每玉間相去一
寸則繅長尺二寸笄簪也貫於紐之鼻孔使
得牢固紘冕之系以朱組爲之繫於武之兩
旁下結於頊垂之以爲纓所以固冕也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言十二旒在
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也左傳臧哀伯
云衡紞紘綖衡注云維持冠者疏云天子以
玉爲之案追師首服有衡笄衡與笄一類但
長短不同耳紞即繅紘即纊綖即上覆之延
也國語敬姜云公侯之夫人織紘綖即此紘
綖也其旒玉之數則鄭注弁師云衮衣之冕
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九旒用
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六十八
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
用玉七十二案此以每旒玉十二合前後數

之旒數如此則章數必相準可知則鄭釋弁師是而釋司服非也其王以下之冕服則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疏云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案諸侯於天子降殺以兩上公雖與天子同衮冕而服止九章冕止九旒三采九玉以此推之則侯伯鷩冕者服七章冕七旒三采七玉子男毳冕者服五章冕五旒二采五玉孤絺冕者服三章冕三旒二采三玉卿大夫元冕者服一章冕無旒玉天子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不減諸侯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亦減則同之中有不同者在也又案諸侯之服其章數皆依命數而侯國諸臣之服不隨命數爲章數故孤四命而希冕三章卿大夫有三命再命之異而元冕一章則同服也再命乃受服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公侯伯之士一命俱未受冕服而服皮弁其色如爵所謂爵弁也然則王朝諸臣之服經雖不見以義推之其出封皆加一等以四命之孤而服三章之希冕例推之則王之三公八命必服七章之鷩冕卿六命服五章之毳冕大夫四命服三章之希冕士之三命再命同服一章之元冕可知一命之士未受服者則但服爵弁而鄭康成王

昭明乃爲八旒六旒四旒二旒諸服之說抑鑿矣其后之服有六而祭則三天官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據注疏狄當爲翟從王祭先王服褘衣畫翬雉者其色元祭先公服揄翟畫搖雉者其色青祭羣小祀服闕翟刻繒爲翟不畫者其色赤三者皆祭服鞠衣黃朙桑之服展衣白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展又作襢義取誠也緣衣黑御於王之服緣又爲緣其后以下之服唯二王後及魯夫人得服褘衣明堂位夫人副褘立於房中祭統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是也侯伯夫人服揄狄以下玉藻夫人揄狄是也詩玭兮玭兮其之翟也傳謂揄翟闕翟

是也三夫人于男夫人及公之妻服闕狄玉藻君命屈狄是也内司服又云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注内命婦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御女緣衣外命婦孤之妻鞠衣卿大夫之妻展衣士之妻緣衣玉藻再命鞠衣一命褘衣士緣衣案此一命再命言自士緣衣命襢衣士褘衣再加爲襢衣再加爲鞠衣鄭而上加之命服一加爲襢衣再加爲鞠衣者非也又以爲子男之卿再命而妻服鞠衣者非也又案侯伯夫人得服揄狄而王朝之三公之夫人止服闕狄以近尊而降也蓋亦如公卿大夫之服其出封皆加一等矣其后之首服有三曰副曰編曰次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飾爲副編次追衡笄案副編次皆用髮爲之二

翟皆以副配副爲首飾之上而名副者以髮加髻有貳益之義故名副也用以配褘衣故記言夫人副褘立東房又以詩副笄六珈推之諸侯夫人揄狄而首服用副故先儒謂揄狄闕狄皆以副配也編次舊說編列髮爲之以配鞠衣展衣次次第髮長短爲之以配緣衣追王昭明謂以纚作髻如堆特牲禮所謂主婦纚笄宵衣士昏禮女次純衣姆亦纚笄宵衣女從者畢衫元纚笄康成云王后之燕居亦纚笄是也衡笄皆所以固髮者長大者爲衡短小者爲笄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橫貫副上兩旁以紞懸瑱大夫士之妻用骨角但士冠禮有設纚設笄之文左傳有衡紞紘綖之語則追衡笄三者男子亦有之其與婦人異同之制則不可考耳其王及后之屨則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據注疏複底曰舄禪底曰屨舄屨有繶有約有純者飾也繶牙底相接之縫綴絛於其中約謂屨頭以絛爲鼻純謂以絛爲口緣士冠禮三冠各有約繶純此不言純者文略也天子吉服有九而舄三等赤白黑冕服有六皆同赤舄詩云王錫韓侯元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褘衣元舄揄狄青舄闕狄赤舄鞠衣黃屨展衣白屨緣衣黑屨凡舄屨皆象裳色案以上王三后六之說諸儒

皆非之以爲經文所無而鄭添之經言禮服之屨王用赤舄以象陽后用黑舄以象陰赤同用赤色爲純故也黑舄黃繶陰雜故也二者之飾葛屨當暑王后皆用之說似直捉其王后以下有內外命夫婦之命屨功屨散屨蓋命屨亦赤黑二色功屨加功飾散屨不用功飾皆常御之屨也其舄與鞮制同而名異舄一作舃一作絇一作紱音義並同鄭氏詩箋云芾蔽膝也以韋爲之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冕服者謂之芾易云朱紱方來利用祭祀論語云致美乎黻冕是也他服者謂之鞸士冠禮士服皮弁元端皆服鞸是也易緯乾鑿度鄭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而不忘本也是說黻鞸之緣起也玉藻說元端之鞸云鞸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鞸而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鞸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直色別之而已無他飾也其黻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虞冕服之鞸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說韍之飾也玉藻曰鞸下廣二尺上廣一

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韠之制也玉藻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赤黃之間色衡佩玉之衡幽讀爲黝青黑色蔥則青之異色士冠禮爵弁韎韐韎韐即縕韍未命稱韎韐一命稱縕韍其實一也是說韍之差等也帶有大帶有革帶皆謂之韠大帶合帛爲之繚於腰者爲韠垂於前者爲紳長三尺記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三分之紳居二則三尺也交結之處有紐以組貫而約之曰結約組廣三寸垂其餘亦三尺玉藻紳韠結三齊是也大帶廣四寸大夫以上同之紳長三尺士以上同之則天子諸侯可知也惟士帶博二寸有司紳長二尺五寸降殺之別也其色天子素帶君朱緑大夫元華士緇素謂不加繢畫先儒謂白色者非也禮書謂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緣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緣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元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也凡帶有率無箴功率緎也謂縫合之也箴功謂刺繡也天子終辟注謂辟爲裨禮書釋爲辟積皆未確陳氏澔訓爲緣者近是終辟則竟帶之身緣之大夫辟垂士練帶辟下以辟緣之長短爲等差也東帶之

法下毋厭觶上無厭脅當無骨者先革帶後加大帶革帶以繫佩而笏搢於二帶之間革帶博二寸有鈎牒無紳是朝祭所同也佩用玉天子以白玉公侯以山元大夫以水蒼世子以瑜士以瓀玟白玉玉之最上者山元似山之元水蒼似水之蒼皆言其文相似瑜亦美玉瓀玟則近石矣是玉貴賤之等也其佩之制上有雙衡下有雙璜中有衝牙間以琚瑀貫之以組綬衡亦名珩似蘅而小兩端繫組組半懸琚瑀組末有璜璜形如半璧衡之中組半懸一玉名瑀末懸衝牙組皆間以蟫珠又以二組交貫於瑀而繫於璜上屬於衡以維之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聲出焉其聲則右中徵角左中宮羽徵角陽也爲事爲民宮羽陰也爲君爲物右陰佩而取陽左陽佩而取陰動靜互根也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比於禮而養其和也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比於禮而著其節也其綬之色天子元公侯朱大夫純世子慕士縓以純雜分尊卑也綬以名遂以其貫瑞玉也亦名繻以其相迎受也古者君子比德於玉是以天子公侯大夫士皆有佩玉尚德也故曰德佩至於君在與齊則結佩喪則去佩或避尊或專志或申哀是又佩之變禮也經傳服飾之制信齋楊氏最爲詳核考正注疏先儒之誤大端有六如大裘加衮一也祭地不服大裘二也天子衮冕周十二

章三也旒玉之數天子皆十二四也爵
章弁與冕不同五也元端非朝服六也今載
此圖以備考而楊氏所未及者并附著於後
以俟論禮者質焉

右服飾總

五禮通考卷第七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侯總督兼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

吉禮七十

宗廟制度

禮記明堂位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蕢當為古簣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者氏者疏說者以伊耆氏為神農）

禮運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注古塤也謂搏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

蕙田案此上古享祭之樂

書益稷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傳此舜廟堂之樂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

德下管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鐘籥各自互見鏞大鐘間迭也
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韶舞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倫鳳凰靈鳥也
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鼓鳳凰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疏]憂擊是作用之名
非樂器也故以擊憂為柷敔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憂敔以止之故云所
以作止樂雙解之搏拊形如鼓樂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鳴球謂擊球使
鳴商頌云依我磬聲鄭元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此舜廟堂
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此經文
次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憂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于球
上使下共蒙之也鄭元以憂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樂擊此四器也樂器唯柷敔
當擫耳鄭言非也經言下管知昇堂下樂也敔當憂之柷當擊之上言憂擊此言
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柷止樂各
以敔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弦鐘籥上
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弦謂琴瑟鏞鐘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
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于廟堂之
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矣磬亦
在堂上故漢魏以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間
代也孫炎曰間厠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厠相代之義故間
為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下八日獸率舞知此蹌
蹌然亦是舞也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器之
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大小之器皆備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
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樂之
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
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
鳳尊異靈瑞故別言耳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

蔡傳戛擊攻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

始作升歌于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
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盖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
詠歌之聲也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
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
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
賁鼓維鏞是也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
相對而言盖與詠歌遞奏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
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者季札觀周樂見舞箾韶盖
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以簫管釋之九成
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戛擊鳴球搏
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
以間堂下之樂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虡為獸
形故于笙鏞以間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

以象鳳葢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于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于上夔之樂召和于下其格神舞鳥獸豈足疑哉今案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于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

蕙田案孔傳訓戛擊爲柷敔謂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以止作樂此恐未是不如從蔡傳訓攻擊爲長鏞大鍾孔疏說是蔡傳謂頌鍾即鏞鍾非也頌鍾亦編擊之設于西方者非大鍾也

林氏之奇曰享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葢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實相合以成陳氏櫟曰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即此說以證此章與儀禮皆無不合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鼗鼓爲堂下之樂顯見鳴球琴瑟爲堂上之樂矣秦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上匏竹等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秦樂例之亦如此耳

李氏光地曰戛擊搏拊古注皆以爲樂器之名惟沈括以屬于鳴球琴瑟而爲作樂之義于理爲優據儀禮作樂丹四節升歌一也笙入二也間歌三也合樂四也葢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匏竹即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間上下並作則謂之

合準此以求則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蓋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迭作明矣合樂之時則舞入故春秋傳曰見舞韶箾者然則簫韶九成之爲合樂又明矣此舜享于宗廟之樂也

蕙田案廟享之樂始見于虞書其次第節奏惟儀禮可考而知也陳氏李氏說最爲明晰可爲論廟樂之準則矣

觀承案笙鏞以間乃間歌之樂也鍾之與笙相應者曰笙鍾與歌相應者曰鏞鍾今曰笙鏞以間明是歌吹迭作故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相間則鏞鍾即是頌鍾乃編懸之鍾而非大鍾矣蓋頌與鏞古字通也似仍以蔡傳說爲是

右虞廟享之樂

禮記郊特牲禴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食者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春禴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注〕其義一也亦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秋嘗〔疏〕此一節論享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享謂春享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者老嘗謂秋嘗宗廟陰有樂爲陽此陰陽之義也享禘在春爲陽食嘗在秋爲陰禘之與嘗同是追慕享之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而食嘗無樂結之也不言享禘畧可知也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爲禴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享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秋春享之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享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

旨奚
發詠焉登歌清廟是
秋時養老亦用樂也

陳氏禮書冕而總干施于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于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鐘鼓既戒鼓鐘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享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鐘鼓鐘師凡享食奏燕樂籥師賓客享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非殷周之制也

方氏慤曰重言而食
嘗無樂五字蓋衍文
周氏諝曰攷于商頌周官則食嘗
未有不用樂者豈非夏之制與

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疏）春夏陽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似神之去故無樂然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義具郊特牲疏

朱子曰春陽氣發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

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蕙田案郊特牲祭義並言嘗無樂郊特牲疏以爲夏殷禮而祭義疏則云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則殷秋冬亦有樂據此則不得兼殷爲說矣商頌那疏云禮文殘缺鄭以異于周者即便推爲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說甚破的今依詩疏及延平周氏說定爲夏制

右夏廟享之樂

白虎通明堂記曰禹納蠻夷之樂于太廟

詩商頌那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商頌那之詩者祀成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傳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器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夷悅也先王舞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奏鼓奏堂下之樂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以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此樂之美其聲鐘則斁斁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其禮儀溫溫然恭執事薦饌則又敬也

朱子集傳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庸鏞通上文言鞉鼓管籥作于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于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于庭而祀事畢矣

陳氏樂書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鞉鼓管鏞則柷敔笙簫之類舉矣那祀成湯詳于樂而畧于禮者以其祖有功而樂象功故也烈祖祀中宗言清酤和羹之禮而不及樂者以其宗有德而禮成德故也閟宮言萬舞洋洋美其形容之衆大也此言萬舞有奕美其綴兆之衆大也由是觀之萬舞在商為大濩在周為大武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為衆大可知先儒謂以武王用萬人定天下言之過也

李氏光地曰鐘有笙鐘磬亦有頌磬有笙磬庸即頌也與歌聲相應者也此庸字亦當包鐘磬然乃在縣者與上玉磬別也虞書云笙鏞以間此直言

庸以人聲爲重也以虞周之樂推之庸鼓有斁當爲
開歌萬舞有斁當爲合樂蓋未至閒歌則笙庸未舉
未至合樂則萬舞未陳而上管聲磬聲之相依者則
渾升歌下管而言之實則兩段也

烈祖序烈祖祀中宗也（箋）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疏）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宗既崩之後子孫祀之詩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焉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
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朱子集傳此亦祀成湯之樂

殷武序殷武祀高宗也（疏）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荊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荊楚修宮室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荊楚末章言其修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哀荊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
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
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
有閑寢成孔安

朱子集傳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禮記郊特牲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詒告于天地之間也注滌蕩猶搖動也疏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殷尚聲故未殺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殷尚聲故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于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是求陽之義也闋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鬼神在天地之

陳氏樂書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商頌那祀成湯也樂之以樂教聲之所宗皆尚聲之意也

右商廟享之樂

周禮春官樂師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李氏光地曰凡祭饗之事也序事者陳列之次序樂政者作樂之政令

典庸器掌藏樂器及祭祀則帥其屬而設筍簴注設筍簴視瞭當以縣樂器焉直云設明是視瞭縣之可知疏器焉橫者為筍從者為鏤號設筍簴視瞭

陳氏樂書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于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虞見於文則文同同筍古者以梓人為筍虞鍾虞飾以羽屬謂異異虞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而設以崇牙其形直以舉靈臺詩曰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有聲詩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簴虞由是推之筍虞之制非特商周有之自夏后氏已然也魯子曰大禹銘於筍虞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鍾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者揮鞞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受亦足考信矣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

李氏光地曰樂縣謂鍾磬之屬縣于筍簴者宮縣如宮牆然四面縣也軒縣如軒車然三面縣也判縣東西縣也特縣一面縣也既正其位又因而辨其聲也凡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此所謂縣者皆肆也若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則縣磬而已所謂堵也

眡瞭掌太師之縣

李氏光地曰縣之使得其位

蕙田案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絃樂縣之位見于經者如此廟庭之縣當亦相近至編鐘編磬各案律呂亦必有位眡瞭當掌之而大司樂大胥復展其聲而察其合否也

大胥比樂官展樂器

李氏光地曰比校也展省也皆所以待合樂而為有事之用也

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注）叩聽其聲具樂次之以知完否（疏）言宿縣者宿于前宿頒縣之遂以聲展之者謂相扣使作樂聲而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也

鄭氏鍔曰作樂之時樂縣之位正于小胥既掌辨其聲矣又扣擊其聲而展省之者欲知其宮商不爽金石諧和庶其奏可以格神祇也

陳氏禮書樂縣周官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蓋縣鐘十二為一堵二堵為一肆堵言合是以為宮肆言全而後可以陳列也宮縣象宮室軒縣闕其南判縣左右之合特縣於東方或階間而已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士半天子之士則天子之卿大夫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東西各有鐘磬）諸侯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堵（東磬西鐘）天子之士特縣南一肆諸侯之士特縣南一堵（有磬無鐘）考之儀禮大射於羣臣備三面而已非軒縣也先儒以為宮縣四面皆鐘磬鎛軒縣三面亦鐘磬鎛判縣有鐘磬而無鎛特縣有磬而無鐘大射避射位北方鼓而已此說是也然則諸侯非大射則作階之

建鼓蓋在東而南陳應鼙在其北與朔鼙相應然則大射作階北方之鼓非其常位也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是也北齊之制宮縣各設十二鐘於其辰位四面設編鐘編磬各一虡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此或髣髴古制歟鄉射笙入立于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間縮笙入磬南則縮縣磬而已此士特縣之制也鄉射避射位故縣在東鄉飲非避射位故縣在南鄉射有卿大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卿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以詢衆庶賓賢能非爲已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其意亦若此歟鄭康成曰鐘磬二八在一虡爲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爲一肆服虔曰一縣十九鐘十二鐘當十二辰更加七律後周以鐘磬七正七倍而縣十四梁武帝以濁倍三七而縣二十一後魏公孫崇以鐘磬正倍參縣之正聲十二倍聲十二而縣二十四隋牛洪據周官鄭康成之說及樂緯宮爲君商爲臣君臣皆尊各置一枚故後周十四而縣十六唐制分大小二調以二十四枚爲大調各有正倍轉通諸均天地宗廟蜡祭大架用之十六枚爲小調正通黃鍾林鍾二均釋奠宗廟等小架用之至於登歌燕樂亦縣十四或七枚爲一格宋因前代之制止用十六枚以十二枚爲正鐘四枚爲清鐘然考之於經先王之樂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國語伶州鳩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曰雅部十二鐘每架

各編鐘十二各依律呂然則州鳩安節之所述皆與禮合是古者凡縣鐘磬不過十二而旋宮備矣後世增之以至十四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四唐兼用之以二十四爲大調而其下至於七枚而已蓋皆惑於清倍之法然也或曰左氏云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則降用半律爲清聲矣國語武王以夷則之上宮畢陳以黃鍾之下宮布戎則上宮聲高爲清聲笛法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則清聲矣以至晉師曠師延之時亦有清角清徵晉人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則清聲寓於其中可知矣後世儒者以漢成帝鞮爲郡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故於是多宗鄭氏二八之說用四清聲以謂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四宮管短則減黃鍾大呂太簇姑洗四管之半以爲清聲而應之則樂音諧矣

蕙田案編鐘十六鄭氏說是陳氏未的詳見後樂器門

又案以上周廟享宿縣樂器

周頌清廟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疏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後乃用之於樂以爲常歌也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朱子集傳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荀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大瑟練弦達越大琴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注練弦朱弦互文也越下孔也凡練

弦達越搏拊者象其德寬和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

宗元案清廟祀文王固是序又謂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則是東都之廟而非鎬京矣烏有周頌開篇不首西都之頌而反首東都者乎朱子引書王在新邑云云亦仍其訛不知東都之文王廟頌自在卷末酌篇而前儒亦皆誤解之也今但以證清廟爲升歌之樂而引之故未暇駁正爾

禮記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疏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也朱弦案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瑟練弦此云朱弦明練之可知也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弦濁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兩頭孔相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其質素初一唱之時但有三人贊歎之言歎者少也雖然有遺餘之音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音人念之不忘也

陳氏樂書清廟而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使人知樂意所尚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老子所謂大音希聲此也

朱子曰一倡三歎蓋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

陸氏佃曰一倡而三歎所謂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於是爲至遺猶忘也古造其極者忘其粗也遺音與味其於禮樂可謂真得矣

輔氏廣曰三歎謂聞者嘆其有遺音也有遺音言弗盡其音也有遺味言弗盡其味也於此有所遺則於彼有所盡矣

蕙田案陸氏輔氏二說可並存

大戴禮禮三本篇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磬而尚搏拊朱弦而通越

蕙田案縣一磬者堂上之玉磬商頌曰依我磬聲是也其編磬則在堂下

禮記祭統聲莫重於升歌此周道也

方氏慤曰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

大嘗禘升歌清廟（注清廟頌文王之詩也）

陳氏樂書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于堂上也

明堂位升歌清廟（疏升升堂也升樂工于廟堂而歌清廟詩也清廟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于廟而作頌也）

周禮春官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付字當為拊書亦或為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元謂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疏謂凡大祭之時大師有此一事言帥瞽登歌者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帥取瞽人登堂于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令奏擊拊者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瞽乃歌也歌者出聲謂之奏故云奏也又曰鄭云樂或當擊或當拊者先鄭之意擊拊謂若尚書云擊石拊石皆是作用之名拊非樂器后鄭不從者此擊拊謂若下文鼓鼗及擊應鼙之無者在

（疏依陳鼓是樂器則知此拊亦樂器也元謂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者此先鄭拊非樂器知義如此者約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糠今書傳

王氏昭禹曰擊拊即書云擊石拊石此堂上之樂也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注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鄭司農云拊者小師下管別自擊應鼙不同明擊拊亦別可知但小師擊石）（疏鄭知小師亦自擊拊不共大師同擊拊者以無正文引之或得為一義故也）

黃氏度曰盼堂位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是登歌則擊磬憂擊琴瑟及擊拊皆有擊拊之名

胡氏伸曰拊革鼓也樂以登歌為貴凡以詠者堂上之樂易氏祓曰登歌則瞽矇擊拊則小師大師令其奏而已

陳氏樂書拊之為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堂上書所謂搏拊拊是也其用升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謂之搏拊

明堂位謂之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
既謂之搏拊又謂之擊拊者拊之或擊或拊拊聲大
小之辨書以擊石拊石爲磬聲小大之辨意亦如此
荀卿曰縣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蓋
一鍾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爲
衆樂之倡可知矣大祭祀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
大師則令奏之而已
李氏光地曰帥瞽登堂而歌將歌之時則令奏擊拊
乃歌也太師令奏擊拊擊拊則小師擊拊擊拊者或當擊
或當拊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政與此合
然其下有笙鏞以間則間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
儀禮雖鄉樂亦有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四節則此
大祭祀備四樂可知然經不言者蓋間則歌管之迭
作合則歌管之竝興而已故言登歌下管足以該之
也

蕙田案李氏釋擊拊與尚書蔡傳同陳氏則
一主注疏似李氏爲是

禮記禮運 列其琴瑟（注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

蕙田案琴瑟之聲和朱弦疏越一唱三歎貴
人聲使不亂也

郊特牲 歌者在上貴人聲也（疏歌是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上）

馬氏晞孟曰歌者聲之發于口者其聲精故歌者在上發于口者在上也

蕙田案以上升歌周廟享堂上之樂

詩周頌有瞽序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疏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鞉磬柷圉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傅)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
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
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鞉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小鼓也柷木
控也圉楬也(鄭)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
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
應鞉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既備者懸也朄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
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篪併而吹之(疏)毛以為始作大武之樂合
於大廟之時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鼓人又使人為之設其
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既有應
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為懸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
作之喤喤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
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
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惟應田俱為小鼓
為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為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
則樂皆在庭矣周人初改為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虡業言設則柷圉以上皆
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
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也周禮瞽矇為太師之屬職掌鞮柷圉
簫管弦歌是瞽為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
以飾栒為懸也懸之橫者為栒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栒而為懸設也其形刻
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業即
栒上之板與栒相配為一故通解栒虡之體植者為虡橫者為栒也知者以春官

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禮弓皆言栒虡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虡業而無栒
文省與虡相配栒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聲飾謂之為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橫
以置懸故知橫者為栒既言業所以飾栒則與之為一據栒定其橫植而業統名
焉故不言橫由業也栒業既橫則虡者自然植矣釋器云大謂之虡郭璞云懸鐘
之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則栒亦木為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為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縿明在業上
為之故與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栒也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橫入於虡其栒之上
加於大板側著於栒其上刻為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上齒也
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
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縿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
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縿者縿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
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曰銜璧璧下有蔡牛尾明堂位於崇牙
之下又云周之壁翣注云周人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爨於簨之角
上飾彌多是也知應小鞉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
射禮應鞉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鞉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鞉也應既為
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
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
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二面而已
故無懸鼓也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如
木椌圉楬者以樂記有椌楬之文與此柷圉為一故辨之言木椌者明用木為之
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以木可知而畧之太師注木柷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鞉
陶謨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筒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
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鼗鄭
樂云柷如漆筒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
椌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等形狀
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栒簨圉敔古今字耳瞽矇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

王三九
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
二百人則一鼓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太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
云太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
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
奏鼓棘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棘引導鼓故知田當為棘是應鞉之屬也簫
編小竹管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
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郭璞曰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
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
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賣餳者所吹其
時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為自表異也
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
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篇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篇篇高也郭璞曰管長尺
圍寸併漆之有底賈
氏以為如篪六孔

蕙田案春官小師賈疏引廣雅云管象簫長
尺圍寸八孔無底八孔者蓋傳寫誤當從六
孔為正此疏引郭璞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
有底案志稱十二管斷兩竹節間而為之則
當以無底為是
何氏楷曰傳曰黃帝使神瞽考中聲夏書曰瞽奏鼓
樂以管為本器之尤小者應之為鼓鞉之尤小者
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作樂及其小者乃所
以為備也太師大祭祀擊拊鼓棘亦此意歟當堂上
擊拊之時則堂下擊應鼓棘以應之然後播鼓而鼓
矣應施於擊拊又施於歌徹其樂之終始歟縣鼓毛
云周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
縣鼓陳暘云昔少昊氏造建鼓夏后氏加四足商人
貫之以柱周人縣而擊之縣鼓本出於建鼓則縣鼓
大鼓也應田縣鼓先小後大所以為備樂也愚案路
鼓鼖鼓皆為大鼓以周禮考之則此縣鼓乃路鼓陳
祥道以為晉鼓非也周禮鼓人職云以雷鼓鼓神祀
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此祭宗廟故知為路
鼓也鞉鄭元云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

劉熙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亦作鼗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又作鞉月令云修鞉鞞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鞉大鞉謂鞞愚案此鼗即路鼗也周禮大司樂職云靈鼓靈鼗鼗鼗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上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路鼓路鼗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陳暘云鼗於鼓為小所以兆奏鼓者也鼓以節之鼗以兆之作樂之道也鼓則擊而不播鼗則播而不擊雷鼓雷鼗故也靈鼓靈鼗八面而工十有二以二人各直一面左播鼗右擊鼓故也靈鼓靈鼗六面而工十有六以二人亦若是歟商頌言置我鞉鼓則鞉與鼓同植非有播擊之異與周制差殊

禮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詩曰瞽瞍奏公國語曰瞽瞍修聲則瞽矇之職自古以固然非特周也筍虡所以飾栒栒鍾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爾雅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毛傳訓應為小鞞也陳祥道云大射有朔鼙應鼙詩又以應配棘則朔鼙乃棘鼓也以其引鼓焉故曰棘以其始鼓焉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棘周禮有棘無朔猶儀禮之元酒周禮之明水其實一也鄭氏以應與棘及朔為三鼓恐不然也大射建鼓南鼓應鼙亦南鼓而居其東建鼓東鼓朔鼙亦東鼓而居其北則鼙與鼓皆建而鼙常在其左矣朔作而應應之朔在西應在東則凡樂之奏常先西矣案周禮大

師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小師職云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是則鼓朄擊應皆在堂上擊拊之時而鼓朄職於太師擊應職於小師則應比朄爲賤矣儀禮應鞉朔鞉朔鞉者應朔鞉也朔者始也先擊朔鞉次擊應鞉擊應繼鼓朄而起亦取其與朄相應故名應耳陳暘云於歌言登則知管之爲降於管言下則知歌之爲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擊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鼓朄舜之作樂言拊詠於上言鼗鼓於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葢拊爲衆器之父鼓朄爲衆聲之君以拊爲父凡樂待此而作者有子道焉以鼓朄爲君凡樂待此而作者有臣道焉又云堂下之

有二名亦名株離鄭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株離若詩云彼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云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案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禮者所以均中國不制禮恐夷人不能隨中國禮也孔頴達詩正義云昧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爲名焉言南而得總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史記魯定公會齊景公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四夷樂於是旌旄羽仗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進歷階而登舉袂大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

何爲請有司却之齊侯乃麾而去晉樂志後漢天子受朝賀舍利從西來戲於殿前擊水化成魚漱水作霧又化成龍出水遊戲以兩大繩兩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行於繩上也

又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四夷之樂東曰韎南曰任西曰侏離北曰禁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服色則韎是也聲音則侏離是也（漢書曰語言侏離）其他不可以考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言語之通事韎師則掌教東夷之樂而已然韎師之樂施於祭祀大饗而旄人鞮鞻之樂施於祭祀與燕者蓋東於四夷爲長饗於燕爲重觀韎師曰師旄人鞮鞻曰人與氏師序於前而人與氏序於後則夷樂之別可知矣

矣蓋鞉兆奏鼓者也作堂下之樂必先鼖鼓者豈非樂記所謂先鼓以警誡之意歟又云鞉鼓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鼖祭地示以靈鼓靈鼖享人鬼以路鼓路鼖樂記亦以鞉鼓合而爲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鞉鼓并而鼓之也磬頌磬笙磬也陳暘云大射之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蓋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笙磬在東而面西而頌磬在西而面東頌磬歌於西是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吹於東是以東方爲下所以賤匏竹也大射鼖倚於頌磬西紘頌磬在西而有紘是編磬在西而以頌磬名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又云鼖鼓在阼應鼓在西而東頌磬歌於堂上之樂也堂下之樂也堂下之鼖播則堂上之磬作矣故眡瞭

以播鼗爲先而擊頌磬笙磬次之商頌言鞉鼓淵淵
繼之依我磬聲亦是意也柷毛云木椌也圉通作敔
毛云楬也陳祥道云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
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
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徐光敔云柷之制中虛蓋聲
之所出以虛爲本也圉之制中實蓋聲之所止則歸
實也王邦直云樂記曰聖人作爲椌楬柷敔椌楬皆
一物而異名不言柷敔而言椌楬者柷以中虛爲用
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椌敔以伏虎爲形而聲伏焉故
又謂之楬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聲之伏也樂由之
止焉亦陰陽之義也陳暘云鞉所以兆奏鼓堂下之
樂也磬則上聲而遠聞堂上之樂也堂上堂下之樂
備奏其合止有時制命於柷圉而已既備者鄭云懸

也陳也皆畢已也奏者動作之義此則指金奏而言
凡樂必先奏鍾以均諸樂所謂鍾即十二律之鍾也
以周禮大司樂考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
神云云此詩言先祖是聽則其所奏可知也賈公彥
云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歌者發聲出音故
據聲而說亦互而通也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
均諸樂是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
擊鼓論語云始作翕如鄭云始作謂金奏也又案周
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大司樂職亦
云凡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
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彼所謂奏雖兼用鐘鼓而以
金爲主故名金奏則此詩云乃奏或即指三夏之奏
亦未可知要之當據鐘而言也管以笙言與商頌嘒

嗇管聲不同舉說文云對舉也簫管之樂俱在堂下備舉而作之則堂下之器無或遺者矣上文但述樂器之名而已此或言奏或言舉互相備也陳暘云周官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播鼗擊柷敔塤簫管是皆先鼗而磬次之先柷敔而簫管次之是詩言鞉磬柷圉繼之簫管備舉固作樂之序也論備樂而不及舞者舞所以節八音也言八音則舞舉矣喤喤厥聲二句以堂上之樂言厥聲人聲謂登歌也

蕙田案此詩以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說起則下所陳皆堂下之樂無疑何氏以奏爲金奏據鐘言之其說可通至訓管爲匏訓厥聲爲登歌則不免穿鑿附會又攷升歌時堂下之吹不作下管時堂上之歌不作間歌時堂上堂下更迭歌吹亦不一時並作何氏謂堂上擊拊時堂下擊應鼓柷以應之非也笙磬亦編見儀禮鄭注何氏以笙磬爲特磬亦非也

朱氏公遷曰此皆堂下之樂

周禮春官大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柷

李氏光地曰下堂下也堂下之樂以管爲主而樂器從之下管之時樂器既播亦令奏鼓柷管乃作也柷小鼓也案處書曰下管鼗鼓其文正與此合

小師下管擊應鼓

注應鼙也應與柷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

鄭知應是應鼙及有朔鼙者案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東朔鼙在其北鼙者皆在人右鄭彼又云一建鼓在于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小鼓也云其所用別未聞者此上下祭祀之事有應有柷無朔大射有朔有應無柷兄言應者應朔鼙祭祀既有應明有朔但無文不可強定之故云用別未聞也

疏

鄭氏鍔曰及下管則擊應鼓大師令奏鼓柷小師則擊應鼓不鼓柷蓋柷者所以引衆鼓而應則以爲衆鼓之應也周頌所謂應柷縣鼓正謂是

王氏昭禹曰應鼙爲柷鼓之和柷鼓爲應鼙之引柷必有應應必有柷互相備也

陳氏樂書道以無所因爲上以有所待爲下管之爲器有所待而聲發焉非若歌之出於人聲而無所因者也故管爲堂下之樂儀禮曰下管新宮是也堂下之樂以管爲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爲鼓鞉之尤小者也下管擊應鼓蓋言稱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雅曰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大祭祀下管擊應鼓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爲備也大師大祭祀擊拊鼓鞉亦此意歟

禮記禮運列其管磬鐘鼓（疏）管磬鐘鼓堂下之樂書云下管鼗鼓

陳氏樂書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列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土同於一聲磬石音也鍾金音也故舉絲以見匏舉竹以見匏舉革以見木同於一聲磬石音也鍾金音也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

蕙田案疏堂下之說是也陳氏南北東西之位又與白虎通不合白虎通云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

禮器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注）臧孝縣鼓俱在西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

（疏）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

蕙田案應鼓孔疏以爲縣之則亦是縣鼓矣周希聖以爲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乃提之者也云提之亦未是應鼓棘朔鼓皆小鼓豈皆提之者乎

祭統夫大嘗禘下而管象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俯猶俛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五言之耳

（疏）陳氏樂書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于堂上以示之維清奏文王象武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如禹之樂也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知矣

陸氏佃曰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之

蕙田案凡樂升歌在上下管在下堂上堂下之合樂陸氏以爲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恐更代迭奏謂之間歌堂上堂下一時並作謂

不切事理

明堂位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皮弁素積易而舞大夏注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疏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上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案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爲大武武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爲武王樂也朱干玉戚者赤質玉飾斧也冕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大武之舞也皮弁三王之服禓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禓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質故不禓夏家樂文文故禓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尸是也

陸氏佃曰大享之禮與宗廟同故亦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樂之夏籥序興是也養老之禮則異於大享故升清廟下管象其舞則大武而已無夏也蓋武降大夏一等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是也燕禮則有勺而無大武蓋勺降大武一等儀禮所謂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舞樂合樂則勺是也

郊特牲匏竹在下

陳氏禮書舜之時堂上有憂擊堂下有柷敔堂上有鳴球堂下有石磬堂上有拊搏堂下有鼗鼓也詩言設業設簴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簫管備舉皆在周之庭儀禮樂虡皆在兩階之間此堂下之樂也商頌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以言堂下之管鼓依我堂上之磬聲也詩注玉磬也觀周書有天球春秋之時齊國佐以玉磬賂晉魯饑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拊搏則自虡至周堂上皆有玉磬矣有磬必有鐘此荀卿所以有一鐘之說也燕禮鄉射大射皆席工于西階上北面東上則堂上之樂蓋皆西陳而北面也儀禮工入則瑟先歌後獻工亦瑟先歌後而

樂正常立于西階東周禮登歌先擊拊是樂正居東歌在瑟西而瑟又在拊西其他不可考也周禮鼓人以晉鼓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記曰入門而懸興春秋傳曰入門而金作國語曰金不過以動聲又曰金石以動之先儒謂凡樂先擊鍾次擊鼓是也小胥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棧瞽矇眡瞭凡樂事先播發棧則引大鼓者也發兆鼓者也觀眡瞭播發擊頌磬笙磬詩言發磬柷圉儀禮大射發倚于頌磬西紘言發必及磬設發必倚磬之紘是鍾磬作則發作矣及下管播樂器而樂具作焉乃鼓棧以先之是發常在前而棧常在後也先王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子男則以發將之以發不以棧則發先於棧可知矣鍾磬之應歌者曰頌鍾頌磬其應笙者曰笙鍾磬春秋傳有歌鍾與頌鍾頌磬之義同周禮有鍾笙（笙師祭祀享射共其鍾笙之樂）與笙鍾笙磬之意同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歟然頌磬在西笙磬在東朔聲在西應聲在東是堂下之樂貴西也堂下之樂貴西堂上之樂上東者貴西所以禮賓上東於西階之上亦以其近賓故也觀鄉飲酒鄉射之用樂皆樂正告備於賓特燕禮告備于公以明君臣之分而已則樂爲賓設可知矣

蕙田案以上下管興舞周廟享堂下之樂

周禮春官笙師凡祭祀共其鍾笙之樂（注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

眡瞭凡樂事播發擊頌磬笙磬

（黃氏曰書曰笙鏞以間蓋笙與歌間作歌則以鍾節之獨出祭祀享射其他不出鍾笙鍾從笙也）

（李氏光地曰言凡樂事於樂作之時則播發而又擊其頌磬笙磬也頌即庸也與歌聲相應者曰笙磬笙鍾皆于樂既作而奏之）

故虞書曰下管鼗鼓笙鏞以間也惟擊磬不擊鍾者則磬師之屬擊之

蕙田案此周廟享間歌之樂　間代也堂上一歌堂下一吹迭相代也儀禮鄉飲燕禮間歌三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也儀禮笙入三成以笙入間歌也即虞書笙鏞以間凡樂上下皆同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

元注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文退下神在樂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若然下神不亞合樂而隔分樂之後者以分樂序之皆用一代比三祑下神亦用一代若不隔分樂恐其相亂且使一變二變之等與分樂所用樂同故三祑在下也云以致鬼神示者是據三祑而言云以和邦國以下亦據三祑之樂者此經六樂即上六舞故知徧作六代之樂言徧作樂而一時俱為待一代之樂乃更為故訖乃更為故云徧作也

蕙田案以上周廟享合樂　合樂有二一則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儀禮鄉飲酒禮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孔子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者是也一則疏家謂徧作六代之樂樂記曰大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備矣是也此條大司樂云大合樂實兼此二義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注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為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祀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依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疏祭法不見先妣者以其七廟外非常故不言若祭當與二桃同亦享嘗乃止若追享自然及之矣閟宮婦人稱宮處在幽靜故名廟為閟宮

易氏祓曰濩養也言成湯弔伐養天下也故大濩之樂起于夷則之申應以小呂之巳以享先妣而序于先祖之上蓋主乎姜嫄而先後與焉謂子孫之養皆原于此亦其類也

之首也
李氏光地曰周特尊事姜嫄故姒先于祖人道陰陽參焉但以生物終始為義而已姒士育養自己至申萬物致養故用夷則小呂之合律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注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

先王先公（疏鄭據司服而言但司服以先王先公樂合故合說以其俱是先祖故也）

故別言此則先王先公樂合故合說以

易氏祓曰武功也言武王偃武而卒其伐功故大武之樂起于無射之戊應以

夾鍾之卯以享先祖而序于先姒之下益主乎后稷而先公與焉謂王業之大

實基于此

亦其類也

李氏光地曰自卯至戌萬物形就故用無射夾鍾之合律也六

樂用律與舞皆以尊卑為次然于陰陽家各有合者又如此

陳氏禮書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蓋日月所會在天而右轉（辰者日月所會也謂之辰則會之時謂之次則會之所謂之宿以其宿於此謂之房以其集於此其實一也）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轉旋雖殊而交錯貿見如表裏然故子合於丑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合於卯故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皆即其所合者用之也唐之祭社下奏太簇上歌黃鍾趙慎言曰太簇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祀上下歌奏俱是陽律有乖古法請改黃鍾為應鍾均此所謂知合聲也

李氏光地曰合辰之說以斗建交會左右相逢然天運日行則有歲差則今不與古合矣蓋星日有差而氣候之溫寒暑刻之長短則不差也故交子月之一日必與交午月之一日同其餘合辰無不皆然古以斗建合朔為說者亦謂至此一日則斗柄移宮而日月遷次故指此以為標識焉爾今既天與歲差而此說不可用則當明其意焉可也

又曰十二月之合氣候暑刻相似十二律之合則分寸長短懸殊何也曰十二月之合其氣候暑刻則同矣然而陰陽之消長進退豈可同乎哉律也者寫陽氣之消長者也故亥則陽息於中蓋相應而相反雖相反而實相應者也故此而合之陰陽之道乃備發斂之氣乃和律之有合也又豈與

天地不
相似哉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
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
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黃鍾生于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爲宮用聲類求之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鄭司農云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元謂路鼓路鼗四面陰竹生于山北者龍門山名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疏)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致神則下神也周之禮凡祭祀皆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云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肆獻祼是也六黃鍾生于虛危之氣者以其黃鍾在子于上有虛危故云虛危之氣也云虛危爲宗廟者案星經虛危主宗廟故爲宗廟之宮也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九德爲政之具故特異天地之神宗廟不言時節者祫祭也但殷人祫于三時周禮惟用孟秋之月

舊九德言后稷基于舜禹之世而奏之于宗廟者所以象王業之始也

鼗田案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此四調各自爲均非黃鍾一均兼此四聲蓋黃鍾爲宮則黃鍾宮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仲呂太簇爲徵則太簇之律即以黃鍾大呂爲角則大呂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南呂應鍾爲羽則應鍾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夷則蓋旋宮次序各以五聲六律求之則當之者名其調也鄭氏避之不用之說非是樂有登歌有下管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易氏乃謂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間歌于堂上又以禹九德之歌舜九磬之舞節樂

于堂下則是堂上亦有管堂下亦有歌豈其然乎稽之傳記合以路鼓路鼗陰竹之管爲堂下之樂以龍門之琴瑟爲堂上之樂堂上堂下更遞迭奏爲間歌堂上堂下一時並奏爲合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則合樂之事也又案以上周廟享分用之樂　分樂有二一則以合辰之樂分用之即上二條享先妣先祖者是也一則以六代之樂分用之即此條以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者也分樂具此二義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

李氏光地曰金謂大鐘及鎛不編者也鎛比大鐘爲小比編鐘則大也金奏擊此鐘鎛以爲奏樂之節也鐘師擊鐘鎛師擊鼓案杜子春鄭康成皆以九夏爲詩篇愚謂言歌又言奏者則有詩篇如騶虞貍首采蘋采蘩是也言奏不言歌者則但如笙吹之類而無詩篇九夏是也杜鄭但以春秋傳肆夏文王鹿鳴並舉故譬爲詩頌然既別言金奏工歌則二樂固有分矣

蕙田案李氏之言是也金奏鐘鼓交作既非所以和人聲若歌奏間作則又混于間歌是知金奏有奏而無歌也

鎛師掌金奏之歌（注）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鎛也然則擊鎛者亦眡瞭職云以晉鼓鼓金奏金奏謂奏金金即鐘鎛師不自擊鎛使眡瞭擊之但擊金奏之鼓耳鼓人作擊編鐘不言鎛鎛與鐘同類大小異耳既擊鐘明亦擊鎛故云亦眡瞭也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疏）金奏之樂者即八音是也亦以晉鼓鼓之

王氏與之曰金鐘聲也奏者所以擊其鐘也

陳氏樂書周人名官多以小見大故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鎛師猶守廟祧謂之守祧典同律謂之典同也今夫細鈞有鐘無鎛鎛貊其大也大鈞無鐘甚大有鎛鳴其細也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鎛大鈞宮商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鎛則鎛小鐘也晉語

左氏鄭伯嘉納魯之寶鎛晉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其鎛韋昭杜預皆以為小鐘言歌鐘及其鎛則鎛小鐘大可知鐘師掌金奏則大鐘也鎛師掌金奏則小鐘也鄭康成曰鎛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爾雅大鐘謂之鏞鏞亦名鎛不亦失小大之辨乎許慎曰鎛鎛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鐘師掌金奏之鼓蓋有金而無鼓不足以作樂故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而晉鼓鼓金奏居一焉然則鎛師掌金奏之鼓豈晉鼓歟

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注）三夏皆樂章名　疏王出入者據前文大祭祀而言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及祭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尸出入謂尸初入廟門及祭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爓肉與體其大冢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者亦祭祀之次也又曰此三夏即下文九夏皆是詩詩與樂為篇章故云樂章名也

鄭氏鍔曰說者以肆夏為時邁所謂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是也王夏昭夏則無所考矣

王氏詳說曰九夏之名見于鐘師此特言三夏以三夏為九夏之大奏九夏者鐘師也令鐘師而奏三夏者大師樂也自納夏而下則鐘師自奏矣

蕙田案安溪李氏謂金奏無詩篇當是註云樂章或是奏而不歌也

又案以上周宗廟金奏之樂

右周廟享之樂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七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督直隸南都御史桐城劉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七十一

宗廟制度

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
磬大夏大濩大武

鄭氏鍔曰國子者將使之奉祭祀以行禮故以樂而教之舞黃帝之樂名雲門大卷堯之樂名咸池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以樂而教之舞形容六聖之德則舞應樂而可觀矣

大祭祀率國子而舞注當用舞者帥以往

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注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衆

疏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

樂師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皐舞

王氏昭禹曰瞽無目非可視故詔其來舞有節非可速故詔其緩皐緩也李氏光地曰此節先鄭以瞽為鼓謂呼擊鼓者與舞偕來也後鄭仍字謂詔瞽瞭扶瞽者來入也愚謂瞽工升歌樂之初事此言于告備之後則疑先鄭之說為長皐號告也使鼓來而告當舞者此鼓蓋所以御舞也案尚書簫韶九成鳳樂之終記言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然後舞作則知凡舞皆在合樂之時故于告備之後言之

惠田案李氏之說得之來鼓皐鼓與大胥之以鼓徵學士同但彼言教舞此主作樂時也

陳氏禮書舞之始也發於所樂之後是以周官樂師樂成告備然後詔來瞽皐舞春秋之時季札歷觀樂歌然後及於象武韶夏之舞在詩序則舞蹈後於嗟歎永歌在樂記則動容後於言志詠聲在孟子則舞蹈後於樂之實以舞者所樂之極故也夫舞有文有武有大有小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舞之大者也樂師教國子小舞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旄牛尾也傳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而歌八闋其流風與干舞人舞此舞之小者也大舞有其章而無其儀小舞有其儀而無其章大夏而上文舞也其執以羽大濩而下武舞也其執以干則大舞必用小舞之儀小舞不用大舞之章也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蓋位者鄭也正之所以辨其序列者俏也巡之所以肅其慢春秋之時鄭伯享王徧及六舞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則合舞之禮東西蓋有辨先後蓋有序矣考之於經舞干羽于兩階則文舞于東階武舞于西階武舞常在先文舞常在後何則書言舞干羽則先干戚而後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

而舞大夏則先大武而後大夏詩簡兮碩人侯侯公庭萬舞乃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先萬舞而後籥翟漢之樂亦先武德之舞而後文始之舞唐之樂亦先七德之舞而後九功之舞然則古人之舞者皆先武而後文蓋曰武以威衆而平難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常在先守成常在後觀此則古人舞序先後之意可見矣

又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蓋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故舞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干所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鍚是也玉戚剞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剥圭以爲鉞秘是也舞武而執干戚則舞夏執籥翟矣舞夏而裼則舞武武襲蓋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自蔽者爲主而待敵者非德也故其宣布著見以爲事者欲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者温純之德爾此武舞之道也籥所以爲聲翟所以爲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此文武之道也

蕙田案以上詁舞之事

周禮夏官司兵祭祀授舞者兵 注授以朱干玉戚之屬

李氏嘉會曰不令樂官舞師等掌之而掌于司兵者兵器不可妄委之他人也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注分與受用 疏分與受用者下文祭祀是也

鄭氏鍔曰五兵之便于用者戈而已戈柲六尺有六寸其便用者柲短而易持其胡其援廣而易入可以擣可以刺可以擊可以鉤觀左傳所載富父終甥以戈椓儁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哲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便于用可知凡戰伐戡修之字皆從戈謂此也盾干也用以自衛也如書曰敵乃干詩云龍盾之合鞏伐有苑伐中干也又云干戈戚揚五兵之用長以衛短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有之書云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矣

司兵掌五盾又有司干盾之官者蓋司兵掌辨之司戈盾正掌其物而頒之

祭祀授旅賁戈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注亦頒之也故士王族故士也）

（輿旅賁當事則衛王也戈如杖長尋有四尺）

陳氏禮書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禮記曰朱干設錫詩曰龍盾之合又曰蒙伐有苑春秋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國語曰官師奉文犀之渠以爲盾先儒以櫓爲大盾以伐爲中干則盾見於經傳者曰櫓曰干曰伐曰渠而已其他不可考也（今曰旁牌）盾之爲物以革爲之其背曰瓦（左傳曰中其楯瓦）其飾曰設（錫白金）朱盾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蒙雜羽也）其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也以紛書敵乃干則敵者繫以紛也國語曰輕罪贖以鞼盾（鞼邱位反）則鞼者繡韋也古之舞者或以干配戚禮言朱干玉戚舞大武是也或以干配戈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是也漢迎秋樂亦用之隋初武舞三十二人執戈三十二人執戚皆配以盾而半執龍盾半執龜盾龜盾蓋惑於鄭氏錫傳其背龜者其背耳非其飾也又曰詩曰取彼斧斨又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又曰干戈戚揚書曰左杖黃鉞又曰一人執劉廣雅曰鉞戚斧也六韜曰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毛氏謂斧隋銓斨方銓戚斧也揚鉞也孔安國謂劉斧屬孔頴達曰劉鑿斧也蓋鉞也揚也戚也斨也劉也皆斧也斧莫重於鉞而揚戚戕劉皆其次者也書言黃鉞以金飾其柄也禮言玉戚以玉飾其柄也楚工尹曰君王命剥圭以爲戚柲則黃與玉爲柄之飾可知也考工記車人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一爲之首則六寸矣蓋斧之爲物黑所以體道白所以象義而有剛斷之材焉故軍禮與其葬皆用之觀先王繡於冕服之裳中衣之領畫於所負之扆所履之席所冪之巾則君之所以剛斷者未嘗或忽也司兵祭祀授舞者兵鄭氏曰授以朱干玉戚之屬

詩周頌維清序維清奏象舞也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疏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睹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也文王之樂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象箾當是武舞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象即象舞也

劉氏敞曰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

王也

曹氏粹中曰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箾者杜預云舜樂也是象有箾韶亦有箾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箾然則執箾以舞增干戚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何氏楷曰象箾而歌維清賈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殆近之若舞籥則歌二南鼓鐘之詩所謂以籥不僭也武舞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舞則左執籥以南是也武舞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舞則左執籥右秉翟故知象箾之舞原係武舞康成之解非無據而云然也

陳氏樂書吉事有祥象事知器維周之禎則福之先見事之有祥者也象舞則王事兆見事之知器者也以吉事之祥寓於象事之器則文王之舞所以象成者執非有天下之象耶樂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

王之時雖王事兆見而大統猶未集也以未既集之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箾南籥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周頌清廟象於堂下其所形容者熙邦國之典而已未及於羣祀也熙邦國之典則肇上帝之禮而已未及於羣祀也熙邦國之典則肇上帝之禮則天受之矣然則維周之楨人受之矣肇上帝之禮則天受之矣然則維周之楨豈過是哉先儒以象舞爲武王樂誤矣

蕙田案此以象舞爲文王之舞先儒之說當有所受與朱子祭文王之傳異

宗元案周頌清廟之三皆祭文王詩乃一時之事而有先後耳舊說以維清爲象舞者亦屬牽附案之經文語氣蓋全不類但此詩既當祭畢而送神之時則合樂而即舞入亦應在此時也若以此爲象舞之樂章則未可據耳或謂樂舞有行列綴兆每以一節爲一成如有瞽之永觀厥成亦指舞言則迄用有成句正可爲象舞之徵矣今姑並存以俟考

武序武奏大武也 奏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 疏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

李氏樗曰案禮記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言大武之舞始則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鬬既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其爲止戈之舞也大武之舞則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鬬既而又使行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其類一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朱子集傳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

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内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説誤矣

陳氏樂書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爲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武其事也大武之所以爲武不過如此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由是觀之武奏大武則歌武詩而舞之可知矣樂師凡樂出入令奏鐘鼓鐘師凡樂事以鼓鐘奏九夏至於執競祀武王首之以鐘鼓喤喤則武奏大武豈不以鐘鼓耶

禮記樂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李氏光地問大武之樂擊鼓備戒已久而後興舞何也賈對武王憂人心之未得故欲集衆而後動也

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李氏光地曰詠歎淫液謂歌者咨嗟流連之聲也對言武王順天應人恐不及於事故其形於聲者如此又曰此非舞者之自歌也蓋堂下自舞而上歌以應之歌言其志舞動其容故合之而當日之事可見發揚蹈厲之已早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李氏光地曰謂初舞時手足即發揚蹈地而猛厲也對言及時成功故其見於容者如此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李氏光地曰憲舊讀爲軒言舞者之跪右足至地而左足軒仰也愚謂以下文分左右觀之疑是掐右列之人如左法而皆坐耳賈以武王初得天下未敢寧

居故疑其非武音也子曰非武音則何音聲搖及商何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李氏光地曰聲搖及商謂歌奏之聲雜以商調也案國語引武王牧野之事音皆尚宮周官大祭祀之樂無商故大武之樂於時有濫入商聲者而賈以非武音對云若果是武音則是殺伐之心動而武王之志荒矣賈之對惟此爲得故夫子亟是之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注成謂已戒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武王時也武舞象戰鬬也亂謂失行列也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疏言作樂所以倣象其成功武人總持干盾以正立似山而不動搖也舞人發揚蹈厲象太公成武鷹揚之志

張子曰總干而山立是舞中有一人而象武王之治者然以就舞位而樂尸養老必天子有時而親爲也發揚蹈厲之已蚤此則是太公之志及時事而動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此象武功成周召以文治也少

武亂皆坐周召之治者無事於武也

李氏光地曰上遲字待也當舞之初備戒已久賈言之而夫子不以爲非故曰既聞命矣又問其終舞者若有所待而立於綴遲而且久是何意也然賈前數對者能知其意而未能指其實又疑左右並坐之非故夫子復從初告之曰當其備戒之時舞人持干山立不動者敬天之命乃武王之事也及其發揚蹈厲

之蚤救民伐暴乃太公之志也至於武樂將終左右皆坐偃武修文乃周召之治也若詠歎淫液與聲淫及商則聲歌之事非闕舞節且賈對亦已得之故不復告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強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注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成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荊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名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夾而進者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蚤成也久立於綴象武王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變六成之意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伐紂待諸侯也疏此說武樂六成之意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復綴以崇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此位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是功成太平周德充滿於天下也經云天子夾振明是尊者故鄭知王與大將也武樂在庭天子尊極所以得親夾舞人為振鐸者作武樂時每一奏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之伐紂四伐也盛威於中國也振鐸夾舞者而前進象為事之蚤成也未舞前舞者久立於鄭綴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也熊氏曰前云三步以見方此是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而觀兵也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則與前文再始以著往為一也三成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得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謂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二位南至本位謂六奏充其武樂象武王之德充滿天下此執鐸為祭天時也案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皇氏曰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舞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王氏曰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此家語文也

張子曰綴兆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舞以八佾佾以八人為列則六十四人也六成者六奏曲終也大凡舞者必於其中以見其象周始有雍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冀青猶有六州之地既得天下必須鎮撫其諸侯故三成而南鎮撫南方諸侯也四成則見南方之國皆疆理而治也五成而分舞列皆

分兩行以象周召分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此時必改易衣冠服飾使之充盛象治定致文也天子夾振而駟伐以舞列分爲左右則總干者在中央振鐸而舞列夾而進也駟伐者必是舞列四出象兵四出也南國是疆之後亦有不服者如淮夷是也其時須當用兵故言盛威於中國大中國之威也分夾而進夾總干者也久立於綴亦是總干者立於綴也以待諸侯之至舞中亦必有此象是舞人四出後改易衣服以待其至也如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必有變服爲諸侯而出

陳氏禮書先儒謂立四表於郊邱廟庭舞人自南表向二表爲一成自二表至三表爲二成自三表至北表爲三成乃轉而南向自一表至二爲四成自二表至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又自三表至北表爲九成人鬼可得而禮焉蓋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武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三步以見方者也再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著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家語曰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二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至三表矣此復亂以飭歸者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家語曰以崇其天子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尊也蓋武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故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分治繫於臣故散而爲二復綴統於君

故合而爲一樂記言復綴以崇天子繼以夾振之而駟伐者又本其始也何則武舞四表所以象司馬之四表也夾振之而四伐所以象司馬振鐸司徒皆作也夾振之而駟伐詩所謂駟驖彭彭是也復亂以飭歸國語所謂布憲施舍謂之贏亂以優柔容民是也司馬之四表三表百步一表五十步始則行而不驟趨中則趨而不馳走及四表則馳走之時也故五十步而已舞之四表蓋不必然

樂書孔子語魯太師之樂以翕如爲作以繹如爲成是樂以始作以變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而北出爲治兵所以尚威武也終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則入爲振旅所以反尊卑也蓋太武之舞以鼓進以金止以鼓進則分左右夾而進之所以欲事功之蚤濟也以金止則久立於綴兆之位而遲之所以待諸侯之至也其所以如此者匪棘其欲也致天討除人害以對於天下而已

李氏光地曰欲答賈遲久之問故又總武樂六成而通說其意其始也舞者自南而北以象武之壯出則備戒而總干山立時也再成而象武之滅商則發揚蹈厲時也三成舞者象武返南四成則象其威服南國而疆理之之事五成舞者分爲左右以象周召則武亂皆坐時也六成復歸綴位以象天子尊居則所謂遲之又久者即此時矣南回之後二人振鐸以夾舞者而以干戈四外擊刺乃武既克殷而威服中國也既伐則分夾而進不復遲留乃武功早成不黷其威也至復於綴位久立不動則武王垂拱以治天下

而待諸侯之自歸也此句已答賈遲久問意下文復推言之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弇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李氏光地曰此復推久立於綴之意以答賈之問也言武王偃武功之速而修文德之深漸仁摩義以致太平則非遲而又久不足以形像之也合此章而觀之則其始也備戒之久以見聖人無尚武之心其終也立綴之久以見聖人惟德化之務其間所謂發揚蹈厲威中國者亦皆不俄頃而功成此所以商聲之淫必知其非武聲而左右皆坐正所以爲武坐也又曰此章專言樂舞之理

又曰六代之舞不可詳惟武舞見于賓牟賈之問者猶可追想古人遺意所謂周有六成之舞往返進退

坐立步伐當日之武功文德可以觀容而知此樂舞之本意也又如大明之詩所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者則與總干山立而相應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者則與發揚蹈厲而相宣是故聽其歌觀其舞不啻睹其事遊其世焉故虞氏之亡久矣至孔子在齊聞韶三月忘味者此物此志也降及後代古法寖微然高帝大風之詩起舞而歌之太宗破陣之樂有舞以傳之則象成之意猶有存者近世舞乃有譜則案五聲之音製爲五行之象其俯仰周旋左右進退不象其事之實而逐其音之變恐非所謂盛德之形容者矣後有作者采此意而折中之用以發祖宗之功德閔臣下之勤勞道述孝友貞順之休聲移易里巷黎庶之風俗所謂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者必有取于茲焉

祭統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注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疏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

陳氏樂書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竟內之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冕而總干亦與竟內樂之於古者人君之於廟饗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爲過矣

應氏鏞曰此干伐鉞乃武王臨陣之容朱干玉戚爲大舞象成之樂祭而用之方氏慤曰舞位則綴兆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爲祭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主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此矣

於持守故舞佾非不備而君必親執干戚就舞位所謂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因其事而原其初豈敢憚其勞而付之有司乎先曰親執干戈而後獨云總干者以干長於戚而成列可觀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樂皇尸也所以悅祖考也然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必冕而總干者祭先聖先師而用之猶祭之因以樂皇尸也曾之有是舞以周公佐武王伐紂周旋軍旅之間因以散其神靈也皇大也皇尸猶皇考也

蕙田案以上武舞

周禮春官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注鼓之者恒為之節）（疏祭祀先作樂下神及合樂之時則使國子舞鼓動以羽籥之舞與樂節相應使不相奪倫故鄭云鼓之者恒為之節）

鄭氏鍔曰于祭祀之時鼓而作其羽籥之舞故曰鼓

陳氏樂書古之舞者未嘗不節之以鼓詩曰籥舞笙鼓又曰鼓咽咽醉言舞鼓其羽籥之舞則執其羽籥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夫然以事鬼神而祭祀然籥師鼓羽籥之舞則文舞而已干戚之武舞不與焉者以掌籥爲主故也仲尼燕居曰夏籥序興則夏籥者用夏翟以爲籥舞也周之時皆以籥羽舞文樂而文王世子使籥師學戈豈夏商之制歟

司干掌舞器（注舞器羽籥之屬）（疏鄭知司干所掌舞器是羽籥以其文武之舞所執有異則二者之器皆司干掌之言司干者周尚書故以干為職者其籥師教而不掌若然干與戈相配而不言戈者下文云祭祀授舞器則所授者授干與羽籥也案司戈盾亦云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云舞者兵唯謂戈其干亦于此官授之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注云授以朱干玉戚謂授大武之舞與此授小舞干戈別也）

鄭氏鍔曰所掌之武器即謂干櫜耳干之為器有用兵之時所用者有當舞時所用者當舞時所用之干則與用兵所用者異先儒以為羽籥之屬非矣安有

籥師鼓舞羽吹籥而所執之物乃掌于武舞之司干乎

蕙田案司干掌文舞之器故隸春官司兵掌武舞之器故隸夏官鄭注以為羽籥之屬非無所見鄭氏以為非誤矣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注既已也受取藏之）

鄭氏鍔曰祭祀之時俟舞人綴兆行列已定則授之以干至于舞畢則受而藏之

詩大雅賓之初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

百禮傳秉翟而舞與笙鼓相應箋翟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
蕩其聲也丞進衍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
下諸侯所獻之禮疏簡今云左手執翟右手秉翟是執翟以舞也舞在笙鼓之
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
樂也或以此為節射之樂案射禮主於射畧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
射不與樂節相應不釋算也樂正命大師曰請奏狸首間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
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為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應
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捨撫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
時者乎以此知不然矣

朱子集傳籥舞文舞也

何氏楷曰笙鼓鐘篇大射儀所謂笙鐘笙磬皆應笙之鐘磬而周禮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亦謂與鐘聲相應之笙也又笙有與琴瑟相應者鹿鳴所謂鼓瑟吹笙是也有與磬相應者鼓鐘所謂笙磬同音是也有與歌相應者儀禮所謂歌魚麗笙緜庚是也有與鼓相應者此言笙鼓是也以其為用無所不備故特舉之鼓不獨樂以鼓為節射亦以鼓為節

所謂不鼓不釋者也

蕙田案賓筵籥舞笙鼓章毛傳主射言鄭箋主祭言朱子從鄭箋何元子從毛傳案如從傳則祖妣子孫之語皆無著落合依朱子從箋說為是大射儀笙鐘笙磬皆應笙之鐘磬何解最的鄭氏訓笙猶生指在東方者而言鑿矣

魯頌閟宮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傳洋洋衆多也箋萬舞干舞也

春秋隱公五年左氏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注萬舞也疏

案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是萬與羽為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為文萬者為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公問羽數於衆仲注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注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注六六三十六

人（疏）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哉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為二佾之舞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鐘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為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為二佾若二八即是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二佾之樂賜魏絳

有功賜用樂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于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故自八以下（注）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注）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

胡氏銓曰羽翟羽舞者所執人持一羽凡舞有干舞有羽舞不曰六佾而曰六羽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也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穀梁傳初始也（注）以遂為常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尸子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注）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

張氏元德曰案周禮凡天子諸公諸侯之禮節度數各有等舞必有之論周室正禮當從公羊之說衆仲始欲止用八之僭故畧諸公言之非周禮也曰獻者不宜獻也春秋於此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室一言而盡魯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汪氏克寬曰春官樂師有羽舞有干舞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司干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然則祭祀或文舞武舞並用或止用文舞而不用武舞也

蕙田案以上文舞

周禮春官旄人掌教舞夷樂（注）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注）舞之以東夷之舞者以其帥主夷樂則東夷之樂曰韎是也凡舞夷樂皆門外為之（疏）知舞之以東夷之舞

劉氏彝曰舞韎之位在門外祭祀大享皆用之示四夷來王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注）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于舞（疏）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既下別云聲歌明上云樂主于舞可知也

薛氏季宣曰四夷樂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服色韎是也聲音侏離是也餘不可考韎人之樂施于祭祀大享旄人鞮鞻氏之樂施於祭祀與燕

者蓋東夷與四夷為長享於燕為重鞮鞻氏曰人曰氏而序於後然則東夷之樂蓋聖人所重與

祭祀則歙而歌之（注）吹之以管籥為之聲（疏）知吹之以管籥為之聲者以其歌者在上管籥在下既言吹之用氣明據管籥為之聲可知是以笙師教吹管籥之等

禮記明堂位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周禮韎師掌教韎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疏）鄭引周禮韎師以證經之昧樂又引小雅鼓鐘之詩以證南蠻之樂任即南也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或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唯與二方也

陳氏禮書正義曰四夷樂名出於孝經緯鉤命決故彼云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株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是也案明堂位亦有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又案虞傳云陽伯之樂舞株離則東夷之樂亦名株離者東夷樂然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則雅南籥皆中國之樂非四夷之樂也雅南籥皆中國之樂而東夷之樂亦名雅南籥者蓋東夷之樂雖用夷樂而其名則中國之名也南夷之樂雖用夷樂而其名則中國之名也北夷之樂雖用夷樂而其名則中國之名也西夷之樂雖用夷樂而其名則中國之名也中國之樂雖用中國之名而四夷之樂則不用中國之名蓋中國之樂用之於中國四夷之樂用之於四夷各從其俗而已

然詩曰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而舞四夷者亦以象胥名官則周人於南夷之樂又其所樂者也先儒推四時之理以釋四樂之名以韎為晦昧任為懷任株為離根禁為禁閉且曰韎樂持矛助時生任樂持弓助時養株離持鉞助時殺禁樂持盾助時藏白虎通又以株離為東樂昧為南樂南樂持羽西樂持戟班固又以株為兜以禁為伶以韎為休（賦曰伶休昧兜離）蓋各述其所傳者然也然周禮掌教夷樂者皆以所服所執所履名之鄭氏亦以韎為韎韐之韎則韎為服色明矣學者可以捨經而任傳乎先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亦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也觀夾谷之會侏儒之樂奏於前而孔子誅之東漢元日撣（徒丹）國之樂作於庭而陳禪非之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蓋陳

之於門而已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歟

蕙田案以上夷舞

右周廟享之舞

詩小雅楚茨禮儀既備鐘鼓既戒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箋鐘鼓既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聲既告戒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鐘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

周禮春官樂師及撒帥學士而歌徹令相（注學士國子也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白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令眡瞭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瞽帥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

小師徹歌（注於有司徹而歌雍）

詩周頌雝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

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朱子集傳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雝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蕙田案以上徹歌

小雅楚茨樂具入奏（箋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　疏乘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罷則同故皆入也）

周禮春官鐘師凡祭祀奏燕樂（注以鐘鼓奏之　疏知以鐘鼓奏之者以其鐘師奏九夏用鐘鼓故知此燕樂亦用鐘鼓奏之可知也）

蕙田案此燕樂是祭畢燕于寢時所作之樂奏是也

旄人凡祭祀舞其燕樂（疏舞其燕樂謂作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

黃氏度曰隸樂祭祀賓享必舞之故樂夷樂祭祀賓客則舞其燕樂不用燕舞則不舞是則隸猶近雅歟

禮記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注）其出也謂諸侯之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疏）知肆夏為陔夏者以大司樂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以貴重於禮猶奏陔夏而戒之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陳氏樂書賓入奏納夏賓出奏肆夏自外入而納者物有所受之也自內出而肆者情有所放者也方其始也以入為主故納夏言其有所受此鍾師掌九夏而鄭氏以為四方賓來則奏納夏是已方其終也以出為主故肆夏言其有所放此禮器言大饗而繼之以其出也肆夏送之以重禮是也　又曰明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修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國語曰金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大饗之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送之以薇以送之天子所以待諸侯也於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所以待帥臣也奏肆夏以送之天子迎臣之而弗賓故也於大饗燕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有迎而無送賓之而弗臣故也若夫兩君相見之禮入門而縣興客出以雍而肆夏不與此諸侯之樂所以不敢抗天子歟晉侯之享穆叔春秋罪之趙文子奏之於家禮經非之為僭天子故也

新安王氏曰諸侯為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蓋以下之事上其致貢有物所以將事上之誠侍之終之以樂言始終不可失節鄭謂肆夏當作陔夏案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饗則賓出奏肆夏燕賓也燕則有無算爵恐其醉而失禮故奏陔夏戒之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疑奏肆夏不奏陔夏禮謂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皆奏陔夏明不失禮其說不然享於廟燕於寢故曰饗以訓恭儉其禮意主於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於歡為有無算爵故也廟中之饗必不至醉饗於廟燕不於廟安得陔夏以警其失禮乎

蕙田案祭畢之燕止及同姓不及異姓異姓歸燔脤所以尊之同姓則留與燕所以親之楚茨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不及賓客則無異姓可知也至無算爵即旅酬後面事皆行於廟中之禮非燕於寢之時之禮王氏謂賓皆燕於寢又云燕有無算爵稽之祭禮皆不合

又案以上祭畢之樂

詩周頌絲衣序絲衣繹賓尸也（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也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曰肜）謂之形（音義絲衣繹祭之服）〔疏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祀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尸事所祭之尸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蕙田案此詩已載入星辰條下今仍序說並

春秋宣公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注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詞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禘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疏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不廢其無聲者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是萬為舞名禮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干楯也戚斧也此舞者左手執楯右手執斧故謂之武舞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為名詩言頌人之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元云籥如管六孔何休云吹之以節舞也故吹籥而舞謂之文舞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故去其有聲而不知廢繹納舞去籥惡其聲聞也尋杜注意直云萬舞名以注隱五年亦直云萬舞也下同羽數則萬是舞之大名不取公羊萬是干舞之義則執羽吹籥是為萬舞故杜云納舞去籥惡其聲聞是無干舞籥舞之別名也

呂氏祖謙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何休以何氏楷曰萬初學記云大舞也所以名萬者何休以為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然商頌曰萬舞有奕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竹書帝舜十七

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萬之稱其來已久或但取萬物得所之義耳舞者用兩足左右相背故其字從舛山海經云帝俊八子始爲舞又呂氏春秋云陰康氏之始陰夕滯伏民氣鬱閉故作舞以宣導之毛傳云以干羽爲萬舞案武舞名干舞言干則有戚矣文舞名羽舞言羽則有籥矣或又以文舞爲籥舞呂祖謙云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又左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戒備也蓋謂萬舞之中有武舞焉非專以萬舞爲武舞也

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注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耳）籥者何籥舞也（注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去其有聲者（注不欲令人聞之也）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存其心焉

兩

傳說會箋杜氏預以萬爲舞名無干舞籥舞之別公羊以萬爲干舞籥爲籥舞則文武分焉二說不同孔氏頴達詩疏從鄭箋以萬舞爲干舞而此條則依違其間未有定解今觀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則萬兼文舞明矣婦人之廟豈得崇用武舞乎毛氏詩傳以干羽爲萬舞呂氏祖謙以萬爲文武

二舞之總名朱子亦用其說則公羊非也

蕙田案以上繹祭之樂

右周祭畢繹祭之樂

蕙田案宗廟祭祀之樂自伊耆氏爲土鼓蕢桴葦籥女媧爲笙簧而樂肇焉黃帝樂曰咸池亦曰大咸堯曰大章亦曰雲門舜曰韶亦曰九韶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謂之六代之樂虞時后夔典樂垂作和鐘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也夏后氏之鼓足龍筍虡以懸鐘磬商有楹鼓有崇牙祭祀尚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商頌那之詩鞉鼓奏鼓管聲庸鼓皆堂下

之樂惟湯孫奏假鄭氏以爲奏升堂之樂弦歌依之依我磬聲即堂上之玉磬陳暘曰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鞉鼓管庸則柷敔笙簫之類舉矣是也周之樂有堂上有堂下有登歌有下管有間歌有合樂有大合樂有分樂有文舞有武舞有夷舞在堂上者明堂位玉磬大琴大瑟中琴小瑟禮器列其琴瑟樂記清廟之瑟是也在堂下者莫詳於周頌有瞽篇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下所陳皆在庭之樂也設業設虡崇牙樹羽言設橫者之業又設植者之虡其上刻爲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亦謂之壁翼業又謂之筍春官典庸器

冬官祫人明堂位檀弓皆言筍虡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虡業而不言筍互相備也應田縣鼓應小鼓即大射禮應鞉小師擊應鼓是也田毛以爲大鼓鄭以爲小鼓即棘鼓大師令奏鼓棘小師鼓棘是也縣鼓即商所植之楹鼓周則縣而擊之孔疏以爲應田皆縣之虡業爲縣鼓非也禮器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則縣與應不得爲一矣禮器疏陳暘以縣鼓爲大鼓是也而陳祥道以爲晉鼓何楷以爲路鼓一據鎛師祭祀擊晉鼓之文一據鼓人以路鼓鼓鬼享大司樂路鼓鼗之文則何說似長也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鞉亦作鼗又作鞀月令修鞀鞉何楷以爲即大司樂之路鼗是也鼗與鼓同聲相應故大司樂俱以鼓鼗相配小師亦以鼗鼓并而鼓之那言置我鞉鼓亦謂并植鞉與鼓也磬朱子以爲石磬磬師掌教擊磬鄭以編磬釋之是也柷如籈長四尺方一尺五寸木爲椌所以合樂圉亦作敔一名楬樂記聖人作爲椌楬虞書合止柷敔是也奏何楷以爲金奏當據鐘而言則鐘師所掌之事也簫編竹爲之舞樂以簫爲主故名韶箾管如篪六孔周樂以管爲主故凡言堂下樂者皆云下管大司樂所云孫竹之管孤竹之管是也鼗柷敔簫管太師掌其教瞽矇掌其器眡瞭掌其縣此詩於八音缺匏土偶未及耳其陳設之位則禮器云廟堂之下

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大射儀樂人宿縣於作
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鏞一建鼓在
作階西南面其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頌磬東面其
南鐘其南鏞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
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
鼓之間鼗倚於頌磬西紘鄭注笙猶生也成
功曰頌東方鐘磬謂之笙西方鐘磬謂之頌
皆編而懸之鏞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鏞爲節
建猶樹也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
之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簜謂竹也謂笙
簫之屬倚於堂紘編磬繩也推射樂之陳設
可知祭樂之陳設笙鐘笙磬謂應笙之鐘應
笙之磬頌磬即所謂歌磬鄭訓笙爲生爲東

頌爲成功爲西恐不然也周禮祭祀之事有
應有棘無朔大射有朔有應無棘賈氏以爲
凡言應者應朔鼙祭祀既有應明有朔而陳
祥道黃度則云朔鼙即棘理或然也登歌在
堂上春官大師登歌令奏擊拊小師登歌擊
拊明堂位祭統燕居並云升歌清廟樂記清
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郊特牲歌
者在上貴人聲也儀禮鄉飲燕禮有升歌三
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其事也下管在堂
下大師下管播樂器小師下管擊應鼓明堂
位祭統燕居並云下而管象郊特牲匏竹在
下鄭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也鄉飲燕禮有笙
入三終南陔白華華黍又下管新宮亦其事

也間歌者間代也堂上一歌堂下一吹迭相代也鄉飲燕禮間歌三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也合樂者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也鄉飲燕禮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是也大合樂者月令季春之月文王世子大合樂疏家以為合舞合吹大司樂之大合樂疏家以為徧作六代之樂是也分樂者一以合辰之樂分用之合辰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戌與卯合辰與酉合申與巳合午與未合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以享先祖是也一以六代之樂分用之大司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據此則是先分樂後合樂也說恐未是案大司樂圜丘之樂六變方丘之樂八變先儒以為皆降神之樂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以祭地祇先儒以為祀神之樂而鄭氏解禮謂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是天地無灌故作樂宗廟既有祼則不宜有九變之樂也先儒謂分樂乃將享所用九變之樂乃禘祫所作理或然也舞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教武舞也秋冬學羽籥教文舞也周禮籥師鼓羽籥之

舞司干掌舞羽龠籥以爲羽龠之屬樂記羽旄
羽龠旄狄皆文舞之器也司兵授舞者兵即戈
以爲朱干玉戚之屬司戈盾授舞者亦即戈
盾樂記干戚干揚皆武舞之器也虞書舞干
羽於兩階干武舞在西階羽文舞在東階左
傳象箾南籥象箾文王武舞南籥文王文舞
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
而舞大夏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
舞大夏大武則武舞之樂大夏則文舞之樂
也總名曰萬舞簡兮詩執籥秉翟文舞也而
曰公庭萬舞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而所
獻者六羽是文舞名萬也左傳令尹子元欲
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曰
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夏小正萬者干戚
舞也是武舞名萬也公羊鄭康成並以萬爲
武舞籥爲文舞非也四代之舞皆有萬稱竹
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夏小正
曰丁亥萬用入學商頌曰萬舞有奕則萬之
名自古有之萬爲盈數取衆多意何休以爲
武王以萬人得天下故名非也其文舞之容
簡兮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樂記曰屈伸
俯仰級兆舒疾樂之文也又曰終始象四時
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
不奸是也武舞之容則樂記總干山立發揚
蹈厲武亂皆坐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
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

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分
夾而進久立於綴又曰先鼓以警戒三步以
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今案記云其
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
綴短則六代之舞其行列自有遠近不必盡
同也武舞重於文舞故祭統曰舞莫重於武
宿夜又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
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是君親
爲舞樂記總干而山立即謂此也武舞又先
於文舞陳祥道曰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
羽樂記言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
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
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
而後大夏蓋曰武以威衆而平難文以附衆
而守成平難常在於先守成常在於後是也
四夷之舞在四門之外周禮旄人掌教舞夷
舞蠻師掌教蠻樂韎師掌四夷之樂與其
聲歌陳氏禮書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德
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
懷也是也其次序之可知者先一日大胥鼓
徵典庸器設筍虡大司樂宿縣樂師大師小
師瞽矇眡瞭磬師笙師鐘師鎛師各展其器
與聲祭之日王入廟門金奏王夏迎尸金奏
肆夏作樂降神祼獻迎牲金奏昭夏登歌大
師帥瞽人登堂于西階之東北面相者授清
廟之瑟小師擊拊下管大師播樂器奏鼓先

棟後應先西後東乃間歌乃合樂大司樂帥國子舞樂師皐舞大胥正舞位小胥巡舞列司干授羽籥司兵授朱干玉戚司戈盾授戈盾大武之樂凡六成九磬之舞凡九變每樂一成樂師告備九獻酬酢之禮畢乃擊鐘鼓告利成送尸金奏肆夏徹俎樂師帥學士歌徹賓出奏陔夏而送之祭畢燕於寢則樂具入奏蓋即鐘師所掌旄人所舞之燕樂也明日繹祭亦有樂舞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繹有萬舞可知也